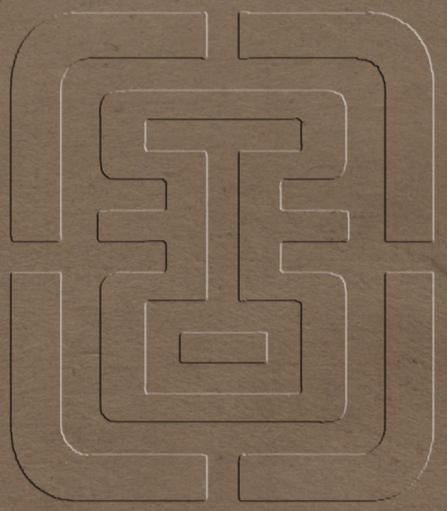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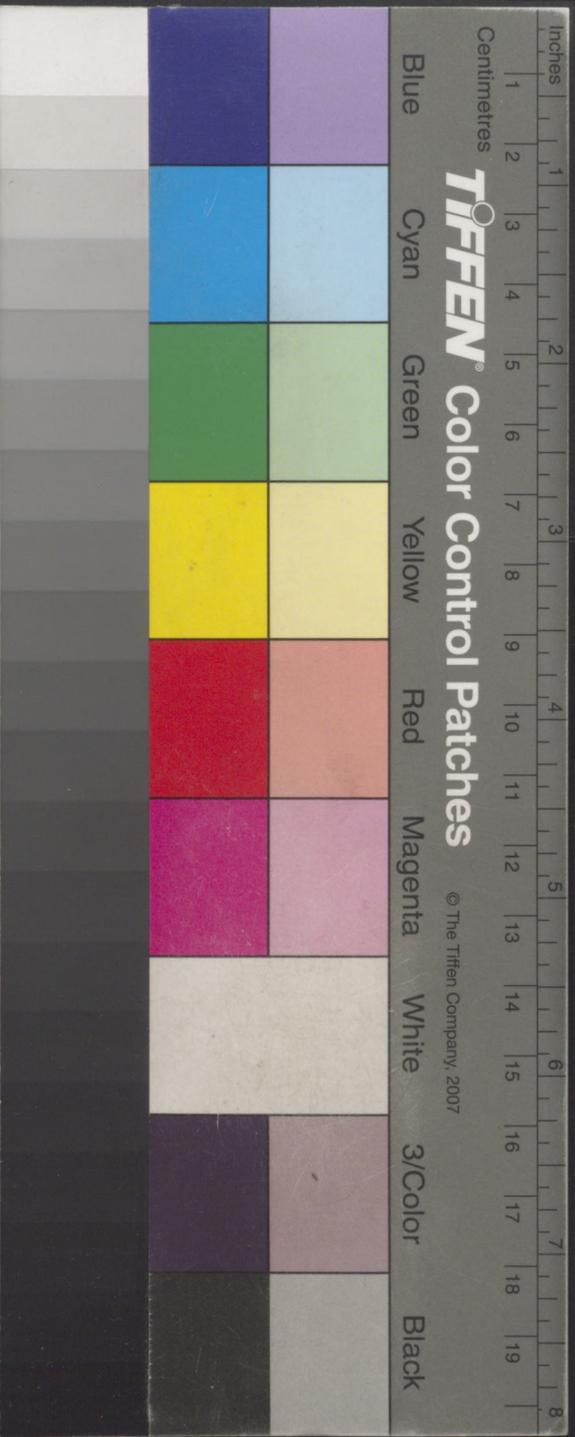


1389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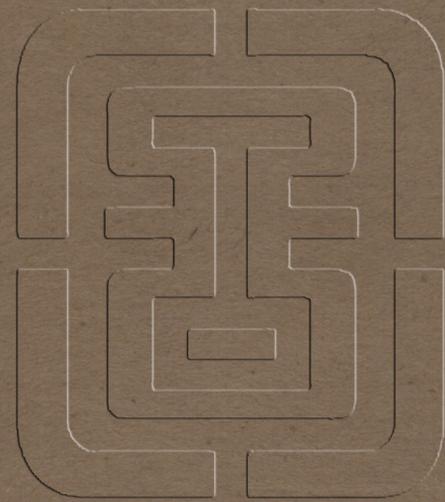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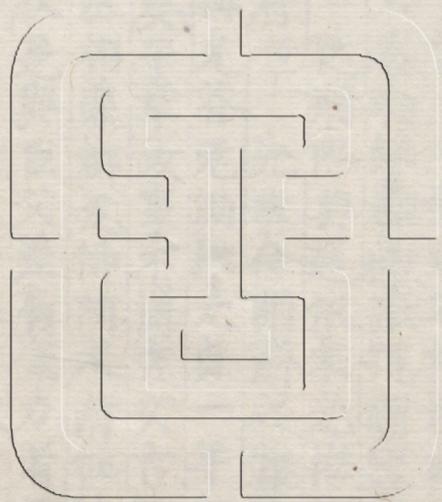
一四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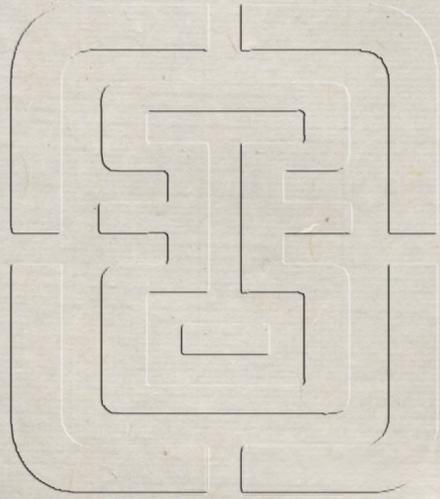
碑

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朝碑銘

夫人臣建非常之功垂鴻不朽者因間存歿俱蒙顯異如配祭大烝勒銘鼎彝謚號廟饗濯聲赫靈扶我桓撥况三世迭將際興運依末光佐叔混一之績者哉皇帝握乾符章先業念開濟之艱難感風雲於疇

昔爰推卹典允答元勛維元貞一年春正月己丑近臣兀突又奏平章政事不憐吉又言臣故父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阿朮南征北伐汗馬之勞頗効尺寸伏見與臣父差有宣力者已蒙恩獎敢昧死以請制曰阿朮乃祖乃父自

太祖朝服勞王室多樹功闕名高諸將可嘉贈謚其



在故家不得板例於是降璽書告明庭特贈開府儀  
同三司大尉并國公諡曰武宣 詔下中外咨嘆大  
協輿議嗣侯不憐吉又承 命式抃且舞將即汴梁  
賜第建祠樹碑昭明三代予以後大 寵光宣揚先  
美慰安神靈載德象容昭示無極乃謂翰林學士王  
某以銘章爲請謹按家略序而系之以緯其先世出  
蒙古兀良合部遠祖捏里必者爲人音吐洪亮以善  
歌曲稱生幸忽都拔都衆目爲折里麻漢語深謀略  
人也其三世孫合赤温拔都生二子曰哈班曰哈不  
里哈班生子二長曰忽魯渾次曰速不臺  
太祖皇帝在班朮納每時其父哈班嘗以群羊餉  
帝中途遇盜被執忽魯渾及其弟繼至以戈刺盜殺

之餘黨逸去遂脫父難鎮牽竟達於上自是昆季孝  
義之名聞於朔部間

太祖朝忽魯渾拔都以善騎射充百夫長乃蠻之未  
服也戰長城南率先鋒摧之彼即驚遁其弟即嗣侯  
不憐吉又曾祖也

第一室魯祖府君諱速不臺初以質子入侍繼爲百  
夫長壬申歲

太祖經略中夏首攻禪州城小而堅勢不易拔公甫  
而先登 上壯其勇賜金幣一車歲丙子

帝會諸將於秃烈河上詢曰滅里吉部未附疇爲朕  
征之公即應 詔選裨將阿你出領百人爲使騎仍  
諭以方略如其言彼果不疑弗爲備大軍至陣蟾河

上一戰而潰擒二將鼓下遂降其餘衆辛巳追滅星  
吉酉長霍都與欽察戰于玉峪敗之壬午年

太祖征回國其

國而去命公與只別逐之及

于灰里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焚三炬以  
張軍勢其王果夜遁繼遣公將萬騎由罕川追襲  
既及逃匿海峽則守其要害被進退失據不旬月便  
死獲珍貝不貲以獻

上諭曰速不臺枕干血戰爲我家宣力朕甚嘉尚賜  
珠寶一銀罌明年癸未請征欽察許焉遂遠轉寬定  
吉海取太和嶺漸山開道出其不意至則其酋長方  
聚不租河縱兵奮擊彼弗能爲計竟收其境又與幹  
羅思大小密赤思老金戰降之尋遣使奏乞以滅里

吉乃蠻佞烈抗斤欽察等千九別爲一運歲甲申八  
入覲驅萬馬爲贊丙戌年取撒里畏吾兒的斤寺門  
等部又掠西蒼邊部獲牝馬五千足貢於朝一無  
焉歲庚寅

太宗命

睿宗循宋徽而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道出牛頭關  
遇金將合達帥步騎甚衆上問方略所便公進說  
曰城邑中人過勞苦即勸厭退撓氣墮與戰易勝是  
役也大敗合達於三峰山自是金不能兵矢壬辰夏  
睿宗還駐官山留公總諸道兵攻圍亦京金主比走  
渡河尾敗于黃龍崗殺戰士萬人癸巳秋亦京降俘  
金后妃寶器獻闕下其冬圍金主於蔡明年甲午

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民殍公下令糶其北渡俾就樂土其骨而肉之之恩尚未忘也其年

詔諸王拔都西征上以公識兵機有膽略選為先鋒懿八亦蠻妻子於寘吉海辛丑歲諸王拔都奉

命征兀魯思為所敗攻禿里哥城不能下奏遣公督戰迷禽兀魯思王也烈班攻禿里哥城三日克之復

從攻馬扎部聞其主怯伶兵勢張其諸王分五道以進公出計挑誘至郭寧河大軍會戰不利廼於下流

木凌直擣其城拔馬公以定宗朝戊申年本於禿烈河上壽七十有三公深沈

有謀略善於用兵勇敢無前臨大事有斷初太祖征西夏公請行上念公久在行陣命還家省

未晚復請曰君勞臣逸恐無是理

其忠勤類如此今以曾祖妣夫人忽臺帥府君諱兀良合歹總戎府君長子也

軼軍事

太祖憲宗方騷亂以公佐命故家付之護育及長用存傳勞分掌宿衛辛巳冬

定宗征女直國破萬奴於遼東又佐大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等部已酉

定宗升遐大王拔都與宗室大臣冊立憲宗議久未決公以大義陳請即定歲壬子時

世祖皇帝在潛奉詔征西南諸夷命公總督大營軍馬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此二部酋首來迎降涉

金沙江所在若欄負固自守以次攻下之獨半空和  
寨依山枕江下臨無地穴石引水牢未可拔規知絕  
其汲道公親率精銳前薄越七日寨破勦殺無孑類  
繼進師取龍首關翊

世祖皇帝入大理國城其年秋分兵取附都善闡及  
烏爨之未附者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力  
拒戰大破於洩可浪山下復收合餘燼嬰城自守城  
際滇池三面皆水堅險不易攻以砲擢其北門縱火  
前澗皆扞不克入乃大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使不  
知所為如是者七閱日伺彼方酣困氣靡夜五鼓潛  
師躍入亂斫衆自內潰克焉先時國主段智興逃匿  
昆澤併擒以獻又知未降附者遠近肅衆大爲民梗

公曰弗痛爲揃刈不足以震誠之命裨將脫伯押真  
率麾下掩其右合又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向  
反圍合與子阿木留陣擊刺禽獮草薙川谷爲一空  
是亦制蠻之一奇也自是所向風靡節解不二載平  
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  
加如魯魯所阿伯等城亦來款附乙卯秋奉命出烏  
蒙趨瀘江剷秃刺蠻三城宋邊將水陸駐兵來扼戰  
屢交斬獲不勝計遂通道於嘉定崇慶間抵合州濟  
蜀江與鐵哥帶兒合兵以雲南平定遣使獻捷於朝  
且請曰西南夷漢嘗郡縣之設官料民俾同內地此  
其時也允焉蒙 賜其軍銀五千兩絲段二萬四百  
疋仍授銀印俾還鎮大理丙辰歲九月遣使招降交

趾留介不報冬十月進兵壓境國主陳光炳隔江列陣象騎步卒甚盛公分軍為三隊濟江選鋒徹徹都從下渡先濟大帥居中次騎馬懷都仍受徹徹都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我逆騎馬隨斷其後蠻必潰走海汝伺便即邀其船艦定成禽矣公既登岸即縱兵與戰選鋒連節亦來渾闔被軍雖大壞得駕舟逸去公怒曰違律失期軍自有法徹徹都懼飲藥死遂率止郡治七日軍令靜嚴秋毫無所犯光炳震恐朋角請罪內附於是置酒高會饗軍鱗鱗啣血崇臺戈舡四艦而銅鼓為寂然矣巳未夏

憲宗遣使來諭旨約明年正月與卿會於長沙是秋率四王兵三千騎蠻蠻萬人掠橫山寨柵關老蒼關

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人以俟戰盡殪所至調兵旅拒且戰且行自貴州蹂象州突入靜江府遂破辰沅直抵潭州州大出兵斷我歸路公與四王掠其後子阿木橫擊于前盡破走之公提孤軍入絕域殫智竭力同德一心轉鬪萬里前後敗殺宋兵四十餘萬州又遣兵來犯蹙之門壕掩溺無算彼氣掃不復敢出壁城下者月餘聞

世祖皇帝駐師鄂渚尋遣曲里吉思將千人來援仍慰勞之由許黃北渡庚申夏孟飲至上都至元八年公卒享年七十有二以祖妣夫人外刺真配實生

開府公

第三室皇考開府公諱阿木賚和粹行義修正沉幾

有智謀臨陣對敵莫毅果決氣蓋萬人

憲宗朝癸丑歲以白衣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天下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撓其鋒至平大理諸部降文趾踐宋境無不在焉一戰稟成無教令竭力奉親移忠為國其碎水寨拔閬城奪國君於馬湖舟指可掬索盜馬於山樛賊將生擒之又鏖戰三湘舉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嘗蒙憲宗賞諭有阿朮未有各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一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開於先然也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佩金虎符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秋八月詔掠地廬江入滁陽自安 府經略兩淮

軍聲大振四年秋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估城等柵俘生口五萬人江陵晝鎖宋人聞我旆還多掠選兩淮驍悍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殺宿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難濟江獨留精騎陣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賊果至伏發斬首萬餘級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六年七月大霖兩漢水溢宋太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官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舡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

獲鬪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  
 陽文虎率舟師來救來知府以百艘泊百  
 城役皆邀擊於灌灘敗走之裨將  
 躍入襄州尋乘輪舫順流東走  
 艦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書公  
 餘衆盡殪是月授驃騎衛上將  
 如故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  
 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  
 此爲固我以機鋸斷木斧繩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  
 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秋七月奉  
 命掠地淮東抵維揚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  
 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公入

觀因陳奏兵事曰臣阿木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  
 於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  
 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

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  
 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 詔以兵十萬付之三月進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秋九月師次郢之藍山得生口

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  
 欲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  
 黃家澧堡東有河可由中拖舡入湖轉而下江便

時兩九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  
 間進退無據吾大軍去矣遂與右丞相伯顏公議決  
 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攻郢而去初過郢按行舟路

徑大澤中忽騎兵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班  
馬被甲撥搦已即奮槊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  
斬五百餘級擒趙范二統制乙未攻沙陽新城拔之  
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十一月丁酉公往覘漢口  
兵勢時夏貴已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  
犯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羊羅堡西沙武口  
入江甚便十二月辛亥大軍至羊羅堡攻之不克公  
語右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  
青山機下伺隙搆慮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  
霽風息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  
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盪決蹀血大蹙  
中流敗去得舡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攀躄闔關而

復合者數四賊小却出馬於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  
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以為從天而  
下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  
為赤羊羅堡亦拔盡得軍實右丞相議師所向或  
欲先取蘄黃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  
取鄂漢雖遲旬時可以萬全且將士有家欲上欲  
下公私兩便事僅蹉跌我任其責從之水陸趨鄂  
焚其舡三千艘煙炎漲天兩城大恐漢陽鄂渚投  
兵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等州降戊戌公率舟  
師趨安慶府宋殿後帥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宋  
平章賈似道督諸道兵扼蕪湖先是遣行人宋京  
來請和二月丁卯師次丁家洲公與右丞相議曰

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舡出彼已亂射又執我邏騎  
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又曰若避似道不擊恐  
已降城池今夏難守若欲實和俟渠自來作何語  
徐爲思之遂與前鋒泰州觀察使孫虎臣對陣夏  
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  
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陣  
動趨我舡急進公即挺身登艦手托衝舡雷鼓大  
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乎曰宋人敗矣似  
道倉皇失措舡觸礮蕩乍分公以小旗麾將  
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壞即回棹前走右丞  
相以步騎夾岸拊之追遼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  
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爲我

有軍資器仗狼籍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舡東走揚  
州夏貴走廬州已已無爲軍太平州和州降癸酉建  
康裨將徐王榮以城降撫慰城中市不易肆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爲重四月甲寅  
命公困守揚州甲子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  
其千人獲鹽舡三千艘既抵維揚視楊子橋河路漕  
真粟以助揚之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統姜才領馬  
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爲陣公麾騎士踰  
河直斫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  
銳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却我佯比才軍果逐之我奮  
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道去我隨以鐵騎  
蹂之追遼斬馘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

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辛未公登石公山草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摘仇健善設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箭著其蓬檣煙焰赫赫窘無所出先是虎臣命前船悉沉鐵纜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關走追至圖山獲白鷄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敢出矣十月王寅進拜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處芝夜猶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洲彼絕應援揚不能爲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月乙丑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左丞相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

故也若絕聲援塞饒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屯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伯顏察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申庭芝水路旣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己酉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伯顏察來援所將皆牙下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辛卯李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延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繼

命戮揚州市初揚泰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一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信有古名將風其年九月兩淮悉平冬仲北覲現世祖皇帝於大明朝殿庭陳宋俘設大燕賀平孽宋因上奏曰是皆

陛下威德所致臣阿木何與焉君臣慶洽雖彤弓湛露有不足喻其樂者第功行賞實封興泰賜二千戶

北三年奉

命北伐叛王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薨享年五十有四訃聞

上震悼久之詔諭有司曰阿木平昔多負勤勞其靈車南還給駟騎六十疋所過供帳設奠葬大同宣寧

縣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聞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辨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征北討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閑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某竊嘗考昔方叔召虎爲周宣平淮夷詩人述其功績鏗鏘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觀之若神人然不過陳其車徒之盛謀猷之壯而已若夫開府公飛渡長江合勢先攻因舟於敵棄機制變間不容髮恐詩人歌功列之于雅有不足論其美者况三世繩武爲

國虎臣身都將相功名自終越古無輩由

皇祖元戎推誠事上顯爾都帥竭力殊方開府公奮  
身為國心若金石忠結人主之知功定天下之半宜  
乎如營平角展用於漢宣形圖麟閣郭汾陽輸忠於  
唐室廟開私第蓋君臣之義始終之禮自相感發固  
將有以焉爾異代同德古今一時又何假魯靈獨美  
龍旂之祀哉爰作樂歌以登新廟其辭曰

奕奕新廟

有血其庭

駘駘四阿

桓桓兩楹

鼎薦牲牢

罇湛玄清

三事同儀

品物具備

上交神明

下輔孝治

子孫烝烝

執爵而升

以裸以濯

乃伏乃興

優然愾然

如聞形聲

工歌祝告

載揚我武

於赫

皇祖

方叔召虎

翼戴

三聖

肇開萬宇

忠勇奮發

所向臣虜

威懾西陲

削平南土

灑景同翻

照映中古

於燦王父

奮戈濯征

懍彼西夷

是懲是膺

如霆如雷

不震不驚

雪山雲靜

滇水波澄

鱗介肆狂

皇威載暢

掃除妖氛

破南海浪

踐騰宋境

孰敢為抗

赳赳堂堂

寔曰忠壯

文昌上將

兩兩翼帝

羽林壘壁

橫大利器

於惟顯禰

繫時英衛

師干之試

折衝萬里

笳鼓歸來

敦詩說禮

有震秉鉞

負固不庭

世祖再造

料敵制勝

如火烈烈

俾牲式遏

江海有截

車書會同

論功推傑

元貞守文

載念忠勤

登秩錫土

光融九原

有來酣戰

意甚閑暇

醞酒臨江

投壺歌雅

敏之一堂

冷風灑灑

鐘鼓和鳴

祖考采假

宜其家世

翼翼振振

孝孫有慶

聲于廟門

嗣侯伊誰

平章政事

為子為臣

惟敬惟義

祉委祥臻

忠傳孝繼

子孫承之

垂裕罔替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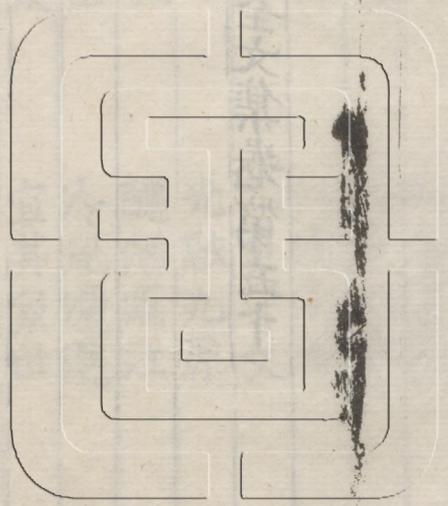
碑

大元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事賈氏世德之碑  
元貞改號之二載歲舍柔兆月維糕賓十有七日甲  
申附馬高唐王臣閣里吉思奏簽書宣徽院事臣  
賈脫里不花言惟賈氏三世先臣供奉內庭繼典王  
食夙夜祗勤頗著微効今飭終之典表行之銘未蒙  
贈賜敢援例以請制曰可仍傳旨翰林文諸石碑  
傳信後來臣承

詔伏念方今追崇

宗祖因之懷想舊臣稽諸古者寔

皇王盛事敢再拜稽首攷其世系而論列之謹按賈



卷五十一  
氏世為燕之大興人高祖仕金職庖人氏祖妣夫人李氏生一子曾祖諱昔刺躰兒魁梧箕裘世業資謹愿以孝行聞鄉曲

國朝甲申間因上元奉御劉公紹現

在聖皇后時

睿宗駐和林北有大水曰也可莫欄有峻嶺曰抗海谷班與中土遼魏以公不憚遠侍闕庭即令典司御食甚稱

上意頤而愛之以其黼黻色黃因賜名曰昔刺然慮公漢人與風土不相宜令徙居濂州以優便之既而上思公不置曰賈某在吾左右飲食起居殊安適也復召之供奉其諸色庖丁悉隸焉凡宮闈所需改

雖繁多事益辦給人有不逮未嘗挾所長以聲色拒人眾以此敬愛若儒素然加以謹飭周密動而有為故屢蒙

眷諭命與貴近商確大事深識遠慮出人意表時

世祖在潛知其重厚可大用迨中統建元特授提點尚食尚藥二局兼領進納御膳生料令佩金符用彰勤恪既而

昭睿順聖皇后嘉其克調鼎味以宮人蘇氏妻之年既耄猶不倦勤既而以疾不起將革索賜衣及所乘驄鞞至庭奄然而逝其方寸洒然略無愧慊送終之具一從宮給葬漆園先塋寔至元五年二月八日也今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諡曰敬懿夫人李氏淑慎

柔嘉光備婦道初奉姑於兵間食少不足供養自以漿脚雜道而食其賢孝可知年五十九沒於中山繼姑亦亡壽九十有四夫人生子一人今贈聞喜郡夫人謚曰節孝祖諱醜妮子疑然殊異及長多力個倘有襟量甫五歲

世祖皇帝愛其風骨燒燒掌置御坐側既冠

昭睿順聖皇后妻以宮女毛氏從征大理韋躍馬入水捉戰艦一併擒甲士十餘人

上重賚壯其勇而惜其輕銳也自是命與丞相線真出入而持護之及還上欲大用以疾終檀州今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曰顯毅夫人毛氏系出延安有婦道宗族以賢稱撫育孤幼皆致成立賈氏復振

夫人之力居多享年六十有一贈臨汾郡夫人謚曰靖淑子男三人女二人孟曰忽林赤仲曰買狗性沉厚寡言笑幼事裕宗皇帝官奉訓大夫典儲署令卒年四十有一季曰寄狗天資慷慨能睦諸親自幼侍

安西王官至懷遠大將軍陝西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卒年三十有七孫二人長曰錫烈門官至掌儲局提點次曰觀音奴女二人長侍中官既等願披驕爲北立危賜號崇教大師次曰邈罕適中書官左丞相即律公第九子參知政事希逸顯考諱忽林赤資寬厚美儀容善騎射中統

辛酉扈

上北巡道出釋壺土風霾晝晦歛有賊來犯遂射而於馬下上壯之至元初襲祖父職佩金符提點尚食尚樂

三局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夙夜在公克紹乃或繼授嘉議大夫簽宣徽院兼尚膳監事出入禁闥三十餘年嘗侍清燕調羹御幄曾無覆餗之憂將命公朝每抱有終之戒悉心盡慮敬慎如一過則歸已善則稱人橫逆之來自受之而不校其雅重有量根於天性自然非矯揉作爲而爲之也以其年月日以疾卒於位得年四十有三訃聞

上哀悼竟日闔朝諸臣涕哭皆失聲下至庖丁宰士縛送長號者無慮數百人自非推誠接物素服人心焉能感召如是今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曰忠靖夫人忽八察皇叔安西王與同乳哺聯貴氣宦室家德充於各行踐於言爽朗而不掩其柔嚴恪而不失其和奉舅姑

則盡孝事夫長則罄節嘗入監宮紀蒙賜珍玩甚厚今封絳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完者不花昭信校尉尚食尚藥局提點卒於官次曰也先不花蚤世曰脫哥里不花嘉議大夫簽宣徽院事曰也相忽都魯中奉大夫司農卿曰王六曰布延不花侍

皇太后于西宮曰忽都不花孫六人完者不花之子一人曰乞里乞反脫里不花之子三人曰也先帖木兒曰達理麻室利庶出曰班不王六之子一人曰撒里忽都不花之子一人曰伴哥臣嘗觀周禮天官而下即膳夫庖人之職豈人主尊嚴不厚其身無以護養元氣根本惟其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使國脉民命廼有所恃而發政施仁散爲天下之福令賈氏

五世嗣守世官同濟厥美宜其子孫報施昌熾榮顯  
有如是者銘曰

賈氏五世

箕裘相承

蛇化蛟騰

不變其形

大安季年

萬室南遷

天道在北

公知其然

負鼎北上

割烹擊解

既現

乃眷乃顧

睿莊

奉承周旋

儷景同翻

忠力于宣

神龍奮淵

乃眷乃顧

尚食尚藥

謹飭周密

老且艾放旄

聖躬萬安

將事不違

燕喜龍樓

出入卧內

鼎鑄刀七

威儀鏘鏘

饗獻朝堂

况乎

一飯之勤

養德養體

其道有光

一飯之勤

其報彰彰

况乎

寵數優渥

萬乘

福賜可量

爛其盈門

垂裕後昆

若若纍纍

八秩之壽

有來遐祉

大集公身

長游帝閣

五福之尊

一笑而逝

秀而不實

迨夫嗣子

忠勇絕倫

延見振振

大用遂屯

于嗟麟趾

功歸衆人

於穆孝孫

有儀有藝

是又人所難尔

過則稱已

犯而不校

其在內助

調和鼎味

有相業履

彤管有煒

有相業履

其在內助

帝曰懋哉

德容疑疑

朕自邱潛

深知所以

繼續而行

世濟斯美

崇德尚功

有初有体

曰祖曰禰

若孫若子

謚以顯號

公侯有偉

表之豐碑

漆園故里

臣拜稽首

慎終如始

臣力方剛

圖報無已

大元故大名路宣差太子公神道碑銘并序

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長策遠馭控制撫御之方甚  
悉故治無小大例建官臨護猶古監郡然而權威  
前代為有加維魏府盤城千里鳩幾十萬其襟帶之  
雄節鎮之重自昔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勛閎世胄  
練達時體通習漢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桓檢

南夷之後官府草創之初布宣

皇靈統攝羣屬具

民瞻而勝保釐之任者鈐部李公其人也公諱益立

山其先係沙陀貴種唐亡子孫散落陝隴間遠祖曰

仲者與其伯避地遁五臺山各復以世故徙酒泉郡

之沙州遂為湖西人顯祖府君懋夏國中省官兼判

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曰以

官稱為號喪乱譜亡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独公少

負氣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脣瀑直宮省積勞調沙

州鈐部建

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

太祖聖武皇帝異其材辯因與館接使察罕深相結

納情好既密約輸欵內附天兵奮肅以射書事竟遇

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公審天命之攸歸憤元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詣軍門迎降

太祖以公首効忠赤特加褒命隸國王木峇里帳下從征羌落每戰憚王所敵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師還乘破竹勢命圍將忽都帖木兒偕公招諭沙州守臣率衆偽降伏裝擊走之忽都馬踏追兵垂及公下所乘授之得逸去乃麾左右逆戰却敵而還王壯其勇召使前傍焉曰當危急際委已以濟人汝命固不靳邪對曰彼國之勲舊倘墮姦計有辱君命以新附顯被驅策效節死事逆師其心

太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汝明年戊子春從攻沙破之帝怒不時下欲屠其

城泣請曰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與焉若悉院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賤屬咸在願賜全宥

帝錄其功忠許焉闔城賴以生既而命貳業陌赤行其部斷事官公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日無倦色人服其詳明焉庚寅秋有詔檄諸部精兵忠勗之士西征阿思部署公選鋒率轉聞而前斬艾不勝計進圍城聚踰月不即克一夕公伺守陴者急帥猛士潛登其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陷矣諸軍進隨阿思乃潰策功居第一擢千夫長自是勲名焜耀

朝廷有意大用矣歲甲辰詔選勳能佐行臺於燕上以公克諧往焉時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填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事宜政多便於時者辛亥

春 朝廷稔公綜練國事復有頴面西土之寄以年  
高辭不拜

憲宗皇帝獎其舊臣處內地使之命錫金虎符充大  
名路都達魯魯赤復賚白金御驃以宥其行魏自兵  
後官府甫建群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政令不  
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則  
逞然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  
拉奸暴扶良善懲瘼黨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  
者率立行而更張之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內則使者  
旁午咸畏公方剛莫敢侵少有年於民一日釋菜  
廟學碩禮殿黜地公喟然嘆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  
爾何以興善心於民乎即完治一新其亭傳長府皆

以次修舉衛漳歲霖潦泛溢爲民害甚侈公請於朝  
跨河捷堤仍植槐柳萬本苞固峻址捍禦崩壩且充  
歲時村爨之用迄今公私賴焉相有劇賊張黨結百  
餘輩在所爲梗官不能鈐潛入境行劫公廉知窮其  
根株窟穴撓捕無遺自是相魏之郊民安田里暮夜  
絕桴鳴之警矣已未春今

皇帝南伐駐驂濮苑起公從征既而知公恙命尚醫診  
視眷顧殊渥其年秋七月竟以疾薨於位春秋六十  
有九公資嚴明不妄言笑清峭有機警以忠煩上結  
主知致出參大政各聲極于時利澤施於世平居循  
循爲善若不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東濕吏曹糾縲茲  
謬不絲髮少貸虎符麟節長魏師者九年號令明肅

豪右屏息四境樂業隣藩悚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  
見盛挾菓芳者公責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  
何爲乃扑教而去自是方苞體之物莫敢有暴殄者  
其始焉以重典立威終之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  
戊寅葬公於大名縣臺頭里之新阡從卜食也夫人  
田氏白氏祔焉三子長曰愛魯襲公世爵至元四年  
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南道宣慰使兼都元  
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雲南筭路中書省  
次羅合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鈴部代兄民職孫  
三人長教化孝友英發樂問學有蘊籍至臨政精覈  
矯矯有祖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總  
管府達魯花赤兼新附軍萬戶曰帖木兒敦武校尉

固鎮鐵官提舉曰萬奴道中朝侍從官嘗聞活千人  
者後乃有封公沙州之請何啻千人哉今子孫繩繩  
承世爵而繼祿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既襄事之三年  
嗣侯教化百拜以墓碑來請曰我祖捐館已來將二  
紀于茲曾是表峙神道無顯刻以昭裔昧朝夕惴惴  
有不遑息者幸憲使惠顧以畢厥志庶圖報適追之  
心有以招告存歿大獲慰焉某謝不敏禱愈懇以教  
孝求忠之義固不得辭謹按所具善狀叙而銘之其  
辭曰

乾龍奮飛天北方

替蛟乘時亦雲驤

李公材武邦之良

拔身嚮明佐興王

西傾崑崙掃河湟

有來群后何灑灑

公從鈐校參戎行  
天威西收陳堂堂  
龍泉精英百鍊剛  
行臺駐燕總皇綱  
歛伏雄毅歸督襄  
我聽我理多採匡  
醜功便老國有章  
魏昔建國千里疆  
憬彼羣屬勢軒昂  
拊摩瘡罷抑豪強  
若傳有亭積有倉  
大賁禮殿開兩庠

卒能建功出非常  
凱歌歸來百戰場  
試之剴繁尤允當  
上計委積如陵岡  
於惟致君變時康  
一日間煌馳四方  
付之方岳又汝長  
德星出昴光煌煌  
正名定分我所邊  
百廢具舉用乃張  
里不桴警孰竊攘  
春風絃歌齊魯鄉

漬民于淵吾憫傷  
濁流不揚耕且桑  
始焉立威肅秋霜  
民祝公壽福此邦  
公雖遠徃有不亡  
子孫嗣封奕葉昌  
河流洋洋沙麓蒼  
堆德在民以愈光

大元國故衛輝路監郡塔必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元天縱神武戡定區夏禁網雖闕鈐制有方曰州  
府曰司縣廼建官監治於上路則復設總監一人其  
位望之隆控壓之重若古方伯刺史在諸王分地許

躬督萬民捷隄防  
功餘保障歲屢穰  
終以惠鮮熙春陽  
曾不少留我滌滂  
陰積陽報理乃彰  
高牙六纛宜彰揚  
是爲元臣衣冠藏  
嗚呼此碑古甘棠

持選掄委之額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校常調  
爲重若天寵襲漢貂榮分虎節卓尔良碩之才允濟  
承宣之美其生也愛方召父其歿也思遠桐鄉者緊  
我衛糧路都監郡塔必公其人也公諱塔必迷失系  
出瀚海大族王父府君諱押脫玉倫初  
太祖聖武皇帝龍飛朔漠合一諸部公扈羽開拓屢  
樹勲伐授阿不罕部工匠總管仍佩金符顯考府君  
諱王魯忽倫爲人膽勇善騎射早以世胄爲內侍官  
歲壬午

帝西征有獸扶掖潛啣御驃上怒合圍大蒐公蹙  
獸至

帝前射而殪之上喜甚錫百馬以旌異自是歷事

莊聖太后

憲宗皇帝以先朝勲舊爲御前總執法每大搗饗衣  
盛服乘名馬麾纓杖肅官儀周行雲幕殊顯赫也

府君生四子公即冢嗣也公姿白皙美髯而氣幹魁  
偉膂力絕人長襲父秩出入禁闥親密無間已而有

言貴近納賂致毅者上命搜索帳幕獨公衣被外  
廩粟數斛而已由是廉慎爲上所知己未秋

憲朝西陟棄群臣而比明年庚申

世祖皇帝北還公倉皇東播迎謁中途上素聞其  
賢爲頌恤之及登極俾執宿衛至元三禩

詔以衛封皇姪玉隆答失爲來邑陞州而路遂輟  
公來監治既下車以衛壤褊狹路郊衝會使軺營帳

騷屑無時不力爲撫養遺黎保障一切恐靡然無復  
網紀償瘠豚上如其控北徽無所附麗公請於朝來  
隸分辦主宰訖民勞爲多由是衛以三州五縣列河  
朔劇鎮明年 諸王禿忽魯南征道出淇右供頓儲  
侍至駭民聽公遠牙啓其故下教申嚴衆歛迹而過  
輝營帳千屯分牧共西夏則避炎路項冬則迎燠山  
陽踐食村落轆轤州縣有不勝其撓者蓋十年于茲  
公落其機牙來就約束輝民殖園竹仰供賦稅監司  
掩之入官少有犯民即破產抵 養民之道公  
上奏力陳利害竟還民產劉 數夥徵甚  
急雖破產莫克償公憫其 數不  
巧爲中理之得免釋 惠孔

子廟兵後廢撤不復者五十載公首議修建解二驂  
馬輟俸稍兩月以佐費既迄工壯麗甲諸郡釋菜告  
朔文物煌煌其躡厥民髮思樂泮水貽謀後來有深  
意存焉者六年入奏膚功 上喜甚以

憲宗嬪賜之金玉盤帶上駟雲鵲副焉七年河朔大  
蝗衛獨不爲災識者謂德政所致其秋料民爲兵甲  
衣需紬製之市闕民不易得公命以繒代

敕使以乏軍興不可曰脫有悞我則任之民賴省便  
八年夏四月入覲得疾 上命皇姪阿速解同尚醫

來視以六月十有三日薨於上都寓館得年三十有  
九訃聞 上嗟惜者久之遣使護喪南歸葬汲縣西  
郭清水之曲公安剛毅嚴明事上忠奉毋孝平居寡

言笑癯不可犯及與僚吏共事有量知體通議論樂  
從善無一毫自用之私要以愛養民力成就王事爲  
亟知總尹陳公祐之賢敬讓歡洽與其施設至事關  
興除人莫措手者即任其責不自頌惜晨起坐堂上  
吏抱成牘鳧進公詢尹云何申得即署及朝士貴種  
譯語闡翻辯論請索閑不可支者不動聲色徐以數  
語應之即聽決而去退食於閣下侍立不三數人門  
庭肅然杜絕私謁當時政令修舉豪強斂迹賦役均  
簡俗興禮讓河漢間民物雍熙風化大行皆由公處  
之以公廉捷之以勤強鎮之以安靜有以致也時移  
事易人亡政存三十年間人物有泯然之嘆論者謂  
仁者當得真壽積善常與其報公位不滿德壽未遐

齡天之報施果何如哉予曰不然賢者必有其後一  
世之短百世之長存焉天道可必至子孫而後定者  
審矣夫人月旬氏安淑妣亦翰海名家後公十七年  
卒祔安玄堂子一人即今嗣侯塔失帖木兒女四人  
長夫次適輝長玉失乃次適汲尹也先不花次適工  
匠府經歷小云失不花孫二人曰不顏帖木兒曰脫  
忽帖木兒女孫一曰不顏的斤初公薨嗣侯甫三歲  
後二載太夫人挈之謂皇姪阿速及令舉頭視日  
曰嘉肖其父仍撫背謂曰汝蚤成立當繼先業旣冠  
從叔父懷遠觀

世祖皇帝詔侍湯液扈東征有勞績至元二十五年  
命襲爵官懷遠大將軍材識明敏臨事善裁決止酒

十年讀書無倦秉志挺特有過人者祇適先志儼蹤  
時考蔚然以賢師師稱佳聲載路達於

天朝崇賜府第一區賢王亦以錦衣玉帶白金為賚  
大德改號歲冬十一月以書幣走京師請於某曰孤  
子無所肖似尚賴先人遺澤猥嗣爵位朝夕惴惴以  
圖報為亟惟是掄揚先義昭示永久庶幾少有慰焉  
敢百拜以銘章為請追惟先郡公交敦久知行已為  
詳義有不得辭者謹按善狀系而銘之銘曰

金天翰海包元精

地靈人傑古所稱

爰有

真人起朝庭

斗極通貫氣上蒸  
篤生世賢為國棟

風雲儼景爭騫騰

維公家世開五城

帝前盛服麾仗纓

肅焉約束一氣凝

渥洼神駿天池鵬

其往視師汝則能

民保事劇力莫勝

繭絲保障事匪輕

與善知體政大經

坐鎮政有公而清

學校修舉禮讓興

紫庭入秦報政成

嬪以天御何寵榮

執掌大憲昭儀形

雲幕萬士羅天星

日華光動劔佩鏗

維藩米邑啓衛堦

衛維小邦勢孤撐

興帶補罅酒力行

今則致理宜合并

茲焉吾分非自京

暴強斂跡民教寧

更畏民愛化大弘

賜金增秩循固應

蝗不為災歲屢登

民沐膏澤如懷忻

願公福壽川方增

一夕星殞嗟有聲

素旂南下風冥冥

民失怙恃曷昇於

昔歆且舞今涕零

臧孫有後事可徵

嗣侯善述德日馨

豐碑墮淚勸我銘

大書世篤忠與貞

懷我風愛為世程

龜麟漢漠秋煙生

衛人戶祝公之靈

桐鄉世祀何千齡

大元中奉大夫參知政事稷山姚氏先德碑銘

至元改號之五載秋七月憲臺肇建予以配蕭天德

用昭太微執法之象詔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

大夫其裏行十有二人就舉所知以充貲數某亦忝

選力列始識姚侯君祥於肅政堂為人逢闕有膽氣

勇於必為只功名自意尋膺才選由本臺架閣授監

察御史朱衣白簡意躍如也時朝廷方勵精圖治

思聞讜議振打散散滯滯之氣君祥一旦責與志合

義激于衷始似與事關者嘗與極臣庭辨得失摧姦

發伏見於聲色不少假借彼情露氣灑落其機牙

上為動容嘉其峭直因目之為已兒思國語謂其不

畏強禦威猛猶虎然且喻之曰爾後有違

太祖聖訓及于朕之紀綱者許令直達整所願言由

是臺閣生風士論有埋輪都亭瞻落金吾之目故四

仕風憲入長秋官再尹大府皆著能聲遂進拜中奉

大夫參知政事因不自違暇曰愚忠朴直効用何有

致茲貴顯追念先考讀書遊世不一見於用著德融

光流慶後人欲報之德昊蒼罔極有求銘太史光賁  
泉安霜露之感庶幾少慰遂以銘章來請自惟君與  
不肖早以義交友愛之情寔深孔懷况父要不忘其  
敢以不敏辭謹按東雍之姚系出唐宰相文貞公選  
裔遠祖伯祿嘗任絳州觀察判官卒葬屬縣稷山之  
南陽里子孫因占籍爲邑人今姚其氏者尚餘七十  
家雖莫克昭穆要之同出一祖風聲氣習猶可識也  
君祥大父以祖窳艱於濟合別起新什於嘉禾之北  
原父諱某生十有八值金季捨讓家業蕩盡孑然以  
孤童子流寓代之鴈門鄉貢進士越公愛其姿性溫  
克館之爲門情其先素以方技行府君幼傳家學或  
勸售其術以資生事曰利者人所共趨其如不可何

暨重事人命死生繫焉今以餬口計措不精之術於  
其間寧寒茅死義之所不敢爲也聞者爲歎息遂安  
貧處分以闡庠爲業終身不易非道一介不取與於  
人單瓢屢空遊修之志不少輟由是遠近矜式以師  
儒推重之及二子稍長嘗庭訓曰聖賢千言萬語痛  
入於善以要領而論不過忠孝兩端而已汝等其勉  
旃異時立身成人恐不外是壽五十有八以疾終于  
代遺囑天福寺起宗顯親歸葬先龍墓爲切配趙氏治  
家清嚴教子孫有法君祥初拜御史戒之曰古稱公  
爾忘私汝旣委質而臣當罄殫一心龜勉所事勿以  
未亾人爲鄙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君  
祥亦請於憲府監察某言路有犯無隱儻因事獲

謹乞不親累或以奏聞上為稱之曰已兒思母子  
雖生茲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命侍臣董  
文忠傳旨翰林院特書其事光昭簡冊由是夫人  
賢淑聞於時元貞先年十有二月晦考終牖下享年  
八十有七生二子長曰天福即中奉君次曰天祿終  
和眾縣簿男孫四人女孫二君祥之子曰祖舜終秘  
書監著作郎曰和尚未名女二俱適華族天祿之子  
燕山駙速不及先是君祥總尹平陽絳即屬郡封樹  
墳券凡儀制之得為者略皆備具及母夫人之喪方  
尹真定即棄官奔赴爰奉二親柩之玄壑既償先志  
適展孝思維姚氏自文貞公已來歷唐訖今餘五百  
歲票纒若綬代不乏人逮鴈門府君遭罹世故家業

中襄復能積德素行躬不受社遺之子孫中奉君承  
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而端其本采群言之枝葉  
滋之以茂實而循其能宜乎起身韋布致位卿相為  
連為率勵薄俗而振清標也是宜銘銘曰

岷山導江

發源濫觴

豫樟蔽空

起於毫芒

士貴尚志

再世而昌

天道於赫

孰為茫茫

東雍之姚

系開鉅唐

盛衰靡常

善焉降祥

繫鴈門君

源濬流長

不饗其報

後社曷量

生丈夫子

割以義方

一朝奮飛

大我門墻

峨峨勇冠

振朝之綱

摧茲發伏

耻後趙張

嬰麟上諫

翼皂其囊

精誠耿耿

洞達

帝傍

以虎喻猛

獎其忠良

游刃恢恢

槃錯莫當

外臺雄峻

搏擊翱翔

羣狐闖穴

一鷄橫箱

風動百城

孰為暴強

遂參大政

庸拙寵章

豈曰子能

先代之光

追報無及

有事顯揚

豐碑揭業

勒銘煌煌

惟孝移忠

惟忠孝彰

孝繼忠傳

大風泱泱

子孫訓之

昭示不忘

秋間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碑

大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己丑冬予提憲福唐識前政太中盧君沉厚謙  
 抑蓋卓卓有為者及聞諸僚友間君自平江淝以來  
 治軍撫民俱有成效惜去之遽不暇款接也後六年  
 予方紬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屨深重嚮任回南拜  
 先寵不幸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禫已終惟是告神明  
 傳永久者不內翰是託其疇依幸惠顧無讓既而持  
 善狀以墓碑來請迺勉為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  
 為許之臨頴縣里仁鄉人曾祖祖世代邈名諱俱逸  
 樂耕稼以善行庇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治襄城簿

有聲妣李氏姿明慧知經史公垂髫教之讀書每以言動不妄爲誠及長存誠尚義挺然有守不爲流俗所移歲壬辰公避地鄭之管城及汴梁下民環鄭而來者日以千數公知衆心去留未定即會而諭之曰鄭土號稱沃壤美荒歲又畝可數鍾今棄而不耕但遷避爲安其安果何在哉吾欲捐私廩助種食與汝曹並耕而食一旦有成不猶愈餬其口於四方君等其有意乎衆感而唯命由是遠近孺慕歸依者衆生聚煙火漸復平日之舊迄今鄭人戶而祝之庚子辛

丑問

朝廷聞公信義多之乃曰智効一官用未可量也遂舉充鄭六縣課稅長官數年間事辦而民安不知有

壟斷也其寬和如此旣而嘆曰放利而行不容無怨况非素志遂投牒而去優游田間處身事外有教子讀書立門戶盡地利厚蓋藏而已歲時伏臘擊鮮具釀與親戚父老寧止燕衍樂于胥也先是治弟郡城中然未嘗父處杖屨所安多在里仁別業辛卯冬一夕與隣里辭訣曰相親久幸各自重遂命駕入城衆訝其遽如許也已而果微恙召諸子若孫告之曰昔吾翁媪兵燼餘營理生產五十年間勤苦備嘗方致苟完今壽踰八秩嗣子致位通顯吾何修而然是皆祖櫛積德勤力所致第官無高車廉慎能安家無肥瘠共儉可保吾平生行已汝曹猶及見之諸孫温飫不知艱難所自讀書力田慎勿偏廢如是則盧氏其

未央也言終而逝饗年八十有二夫人薛氏祗嚴貞  
順母道有光夫婦相處五紀公之意不毫髮少失後  
一閨無疾而終四子長天祥次天祐忠翊校尉行軍總把  
提刑按察使次天麟未仕天祐忠翊校尉行軍總把  
戰占城歿皆薛出天瑞晉江縣尹前公卒一女適曹  
氏子孫七人從善從禮從順從道從正從德從謙從  
禮襲父天祐戢忠顯校尉行軍千戶餘皆幼孫女九  
人四適士族餘在室曾孫一人曰允孫曾女孫一人  
尚幼某年月日天祥等奉公柩葬大陵先塋某穴夫  
人薛氏附焉公爲人魁梧重然諾寡言笑言則爲衆  
信服處身治家不侈不陋理恒業課僮僕各得其宜  
故能上下戮力農事修整子孫朝夕問謁肅若官府

雖捨援際姻親鄉曲賴其依藉與平時無異初江左  
平公南遊襄漢遇倖者疾病顛頓道涂間憫焉遂整  
行橐中物贖而良之者甚衆至於行高恩積在人又  
似夫漢樊重之行事也是可銘銘曰

天稟中厚百焉可爲事以誠應其將孰達既曷暨庶民  
家穎之涯三世在野篤爲農師願此大本我控我持  
迨乎府君一誠是思積而能散識符事幾大梁既下  
流氓四馳環鄭而來莫知所依一語還定衆 若歸  
的的鄭圃澹澹冲波煙火相望雞犬垣籬緊鄭有存  
曰僑曰皮尸而祝之非公其誰豈惟義豪善人幾希  
達而拜官非吾所期解紱南轅幅巾杖藜秩我東作  
西成可知崇彼禮節張吾四維嗚歌有子幼之樂營

產盡其樊之規流惠閭里販乏宗支人以為君子富於此見智人所推取諸理化政將同施婆娑故里壽高期頤子孫窳景何若若子纍纍臨終朗朗二者勿遺蓋耕稼乃種德之本教子隆起家之基古人取必於身後公獨饗福於平時狼波奔淪大陵佳嶽異時瞻豐碑於木抄其有感於斯者知無媿辭噫

金故朝請大夫泌陽縣令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自南渡後封壤日蹙軍國調度百色所須悉取辦民間然迄於亡而不知因其良法善經維持而有力者多農司辟令是歸其乃策名俊造列官今宰終其職而不負所舉者趙公其一也公諱鵬字溥霄蒲之河東人幼君舉業弱冠有聲場屋間擢貞祐三年詞

賦進士第父元善聲韻算學世以農致富及公第諸負債者悉折券以贖曰吾所得已多尚何貪為其知止如此公釋褐主芮城簿秩滿令闕縣請留公行臺廉其能俾攝縣務既而調同州澄城令民安公教政方著左曹請赴入補尚書省掾未幾用薦者時授泌陽縣令泌邊邑也戶繁俗剽薄多不地著號稱難理公下車設教條督游惰行視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之見其土腴而桑鮮及知玉池施坡等陂民嘗資以蒔稻歲獲千萬鍾年深堤堰圯漏貪取恣引疆者有餘弱者不足田有涸而生埃者致相訟竟歲公審其若是令口水為利殊博旱乾有藉焉正患潤餘而用不均又曰設使菽粟如流寒無袴襦將奚以卒歲乃

捷地首漏諸德散理溝洫復作斗門提閘十數慶量  
田疇爲可溉約束又置鼓畜犬於田畔以警其姦竊  
自是紛爭息民無所私反課植桑歲至三十萬株縣  
以之致富焉公曰既殷而教聖人之大經於是謹庠  
序表善惡以敦其禮讓有射生張青者闖跨兩徽頗  
橫恣不法民嫉之公廉知攝至庭嚴加教戒就給田  
牛易籍農伍許以自新曰今而後姦桀少萌吾將不  
汝貸青悔愧自斂迄終更不復爲非其與利易俗先  
教後罰始召父之治南陽也農司覈實以其績上聞  
至有州縣得人之論尋遷豐衍庫使京城變人饑至  
相啖同僚欲私帑物以易斗食公曰我主吏死則吾  
分可切君截以偷生耶其又慚而止北渡後流寓淇

南貧無爲資時當路有知公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  
公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榮以仕乎竟不應  
遂教諸生爲業識者多之以甲寅歲夏六月二十九  
日觀漲西城歸憇坐礎言笑而逝春秋七十有三積  
官至朝請大夫至元戊寅歲改葬公郡城東郭顯應  
祠兩百許步郡君邢氏附焉公凡五娶楊氏生子庭  
掌爲郡學官文基適同年何氏子耶氏生女華仙適  
齊氏次雷氏令狐氏再娶閩鄉邢氏生四子一女男  
曰康曰廣廣傳家學嘗任莞庫以廉能稱曰應曰棄  
讀書通醫術女姪英適陳嘉謀孫七人良弼遂良濟  
民從龍顯祖時敏克謙先生資雅厚長身白晢與人  
接未嘗出一妄言衣冠顏貌望之知爲一醇儒也所

交皆一時才傑如石御史子堅李右司欽叔暨其弟  
欽用欽若揚都運煥然王華陰元禮何學博與之嘗  
觀河華風土秀潤雄碩不隨時高下先生挺生其間  
清明之所萃鍾英彥之所霑浹宜其角逐文場而擢  
名進士揚歷中外而材材大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廩廩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詩賦為平生顓門之學其  
經指授者皆有所成就某年方志學受業門下今老  
矣九兩入翰林三貳憲府粗有所聞於時先生之教  
有刀焉子廣來請銘曰是某之責也其敢以不敏辭  
銘曰

於休先生  
聲馳膺仕

德讓君子  
二宰劇縣

力擢巍科  
政平訟理

敬謹

令行禁止

開田里

先罰後

一非不能

異績殊聞

驚目駭耳

厥有深旨

未免有已

鄒論為邦

史傳漢循

樹畜耕耘

王道伊始

莫之與倫

蕘黃信臣

奮蹄抵几

至今遺黎

諒公乎生

有得於此

士或易節

歌詠餘美

天步改玉

斗食苟生

布衣歸來

教授為業

剗此麟碣

寧飢不膺

銘無愧辭

其光有暉

是為士社大夫之墓

大元故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

墓碑銘并序

金制大定間限以三品至五品職事官承廢子孫內班供奉或省署傑直者同吏員許試六曹令史中其選驗班秩崇厚而收補焉謂之班祗出身于以抑任子苟進之風且勵多士持達者之志在當時號稱入流美科如吾奉訓丁公卓然以材術拔出倫類表見一時可謂篤志君子其敢以門資待之乎公諱居實字仲華高祖孝溫仕金朝官金紫光祿大夫臨海軍節度使逐世家錦州曾祖興宣武將軍終興化簿大父從吉明威將軍宜陽令考鐘太康稅使累官至宣武將軍公少孤稍長力學不倦每以藉廩入雜流為廉遂去習城旦書用明威次具中正大四年部掾甲首

例補尚書吏部令史南播後封壤寔負多闕鮮中外官守代撓滯公詳酌格例若不顯况而銓調以方至事行而人服其當因建言曲阜令孔氏世繼終其身有不便者請優以兩考調沅任擢族中賢者嗣秩乃尔則聖人之後材能輩出不致沉鬱朝議從之未幾擢權尚書省令史明惠太后崩暨國信出使皆以材選從事姐豆縉紳間稱其敏達積前後勞官昭信校尉勳雲騎尉金亡流寓天德黑水間

國朝方事江淮總領餉于衛漕長宗侯亨奏公充軍儲經歷官收德望也公籌會漕計雖內輸外饋應期取辦顯以抒民力為心俾人忘飛輓之勞士有足食之樂公力為君多造中統建元開府史公宣撫河外

方圖任舊人以副閫寄故首薦公諮議幕府事公竭誠殫慮思盡心所行簿書外典憲獄情尤所明慎初許民得千戶印章於囑問以饜甚冒捕徧禪獲矣投歛而南以繳賞格既而潛來事露有司抵之極刑公曰不可原其情非逆不過以誦圖賄尔竟從減死論故制辟有處心純正用事詳明熟識國典之論其爲朝壘推重如是四年復應左丞闕公辟署大名宣慰司幕官適青齊用兵調度星火急公晝夜措畫責分而事辦有宿盜抵法上官主以劓刑決之公力辯曰時方開動肉刑久廢行之恐衆情疑駭且復累公遂處以常法一邊將以臯叛獲奴從欲殺之公請讞於朝左轄公曰從逆者坐死尚何疑公曰彼固有罪爲

士師則可以僂之况奴爲主脅寧知得已乎上之囚果縱釋後來謝公拒絕不見曰嚮非汝私論國典也其清脊強幹至爲子清公賞識且以太用許之五年朝廷大明黜陟調中外官銓法曠久後生晚進有愕然手不易措若以掌固起公遂授吏部員外郎所謂吏勲總格貼簿之類指授大略然後以今酌古裁爲新格察如也庠秩崇資陞降注擬多適其宜以能陞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尋以年及請老諸相謂公齒力健未宜失此老成人請益堅得告沾沾而喜曰自今方爲一事了人也其含章有終爲可見矣時致仕例未行俗且以奔競患矢爲風聞公勇退若尔識者莫不歎羨翰林諸公至餞以歌詩美之公氣貌魁

偉資穎悟廉直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  
與人交雖小信不忒及談典故論法家令人聽之媿  
媿忘倦故至元己來刪定儀制公每預其庭議焉嘗  
有以瓜菓為獻者謝去之曰此固微物第生平未省  
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多類此疇謂阿私可得而  
挽邪中年後勅斷家事母復閔白以書史日娛喜讀  
司馬公通鑑日手書為課曰一錄則勝數過矣五載  
間寒暑不輟遂成全帙故晚節識益明志益篤然於  
世猶有未忘者十三年夏余改試在汴尚憶公危坐  
一榻吐論猶健間及世道理有所馳孰慨然義形于  
色因泣下沾襟余訝其遽如許也明年秋八月遘疾  
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趙氏金太中大夫太常

卿文簡公之女孫泗州防判經之女正內主饋壺儀  
有煒生四子皆讀書公資之殊力長曰誠克家不仕  
曰詢有文學淇州教官曰訓通吏事任江州某職曰  
諒能以孝移理于官而義襟霽如嘗為河南宣慰司  
提領按牘官奴負公之所鍾愛云孫男女如于公歿  
後八年子詢諒來謁余跪而請曰維憲使與先君世  
契厚從游且久知行已為最詳今墓石未銘敢百拜  
屬筆庶假寵後人以垂不泯幸先生母讓因弟其善  
狀而表之以銘銘曰

士志弘毅

奚間隆污

譬彼玉瑩

丹青不渝

顯允丁公

志弘氣愉

脫落門閥

奮飛亭衢

貞我憲度

勵夫廉隅

擢居省署

以才以譽

聲光兩都

氣兒舒徐

表見一時

其出其處

開物成務

綽然有餘

詩書自娛

與時盈虛

解絃歸來

淺之為失

入曰吏師

我曰通儒

形勢之涂

昧於卷舒

公卿之門

衆眎為常

老不知已

伺候奔趨

勇退自如

曾何異於

我獨翩翩

豈惟知止而近不殆古所謂賢哉二大夫者公其

庶乎我銘表德過者嗟吁

孰賢孰愚

故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戶董侯夫人碑銘有序

故武節將軍董侯死事後十有九年當癸巳秋八月

庚戌夫人凌其氏卒於臺第之正寢用次月九日嗣子守仁手開玄堂祔安武節暨左禮也重念母氏德

全息至以守仁蚤備戎行省定歲有時不幸罹茲大故例同世俗附見於表誌之末何以慰凱風寒泉之

思惟是鏡銘別石媿恃神隧用昭懿德越厥心是校內翰與叔祖契欵尚惠顧使卒微志豈唯守仁等幸

亦母氏之永光也敢百拜為請讓不容已謹叙而諱之夫人號淑媛系鱣澤大家父松崗先生諱軸母元

氏先生資剛正有文行嘗提舉真定八州學校夫人幼聰慧即教之知書既笄容止幽閑組繡剪製巧者

餘思班經女誡皆通曉大義故金紫光祿大夫忠獻

董公聞其賢淑求配長嗣士元維董氏勲闕大族世  
稱有家法者夫人出儒素一旦起家若固有之即能  
事公姑奉祭祀不爽婦職小大說懌化行閨壺間穆  
如也大夫人早棄養中憲公泊武節奄從出師無虛  
歲門內事如麻一諉之主治居無幾何內外齊肅始  
一官府然審詳而不傷其婉嚴恪而不害其和以致  
家道昌宜豐儉中禮若廼終之以溫惠決之以恭順  
四十年間奉承內助夫人之力居多夫人嘗以賜幣  
爲武節作服衣之入侍

上目其制精適宜且戒手迹顧左右曰董某妻必女  
紅之善者或歸語其室多悚而効之者由是夫人賢  
淑聞于時及武節之喪哀毀幾絕者再比之奉轉安

空植碑表烈以終大禮其勤悴至矣加以鞠育諸孤  
朝趨學於外夕勗志於內至祝香空際願克孝而忠  
若富與貴非所敢希至於時祀雖幼子童孫抱持起  
拜使習見熟其當然於嬰孩示教又如此故歲時拜  
慶瑤環瑜珥停鸞峙鶴玉雪照映樂融怡也至元三  
十年夫人竟以勤劬致疾既革子守仁越千里來省  
正容而謂曰宿衛事重何以我爲業來吾且逝矣比  
屬續立諸子戒之董氏一門世篤忠貞汝輩當効死  
報國毋貽尔祖禰羞能然吾目瞑無憾矣言畢而終  
享年六十有一生子男四人長早世次即守仁守礼  
守謙守仁姿清峻射聲有父風勤於問學恪於官守  
初以羽林孤兒襲爵尋有功陞宣武將軍簽右衛指

揮司事餘未仕皆謹愿克家子女四人俱適名族武  
節有次室曰張氏夫人礼遇殊厚生男女各一教育  
嫁娶不異此女勝四及所生女一遺命券而良之其  
速下罔嫉有茱萸小星之惠若夫人者在家為淑慝  
既嫁為哲婦老而稱賢母以行以法宜有銘銘曰  
夫婦之道人倫是維內治克雍尤婦之宜毓德由素  
承家有基懿懿夫人兩全德儀譬彼蘭首擘擘猗猗  
植根得所馨華日滋求佳耦而得英配融篤實而發  
光輝主祀孔嘉供養無違以孝以敬心焉與持志閱  
天勞而勸義豈特奉几而齊眉庭生玉樹秀擢連枝  
惟天姿而與教宜並悌而孝思孰云施而匪報繫美  
惡人兩遺雖壽齡芳但勒儘五福兮熙熙煒我彤管

刻銘在碑香生七誠聲聞禁闈羗千秋兮百代與班  
氏兮同歸

泰安州長清縣朱氏世系碑銘并序

大元以威德撫有方夏當其摧強暴剪妖孽而收廓  
清之功者莫不資心膂爪牙之士以宣其力三齊諸  
軍號稱果銳就備裨中論之長清朱氏蓋其一也朱  
氏世為黃山里中人遠祖諱寶寶生瑜瑜生鎮皆力  
穡致富積而能散以孝謹聞鎮之配馬氏生五子曰  
在曰揖曰存曰林曰和洎女弟三人皆適里族而揖  
與存獨慷慨超昆季間既長並善騎射膽略過人平  
居恂恂始無能為者至於臨事果遇敵勇自眎無前  
貞祐初金棄燕南渡所在豪強乘亂而起一憤一興

送為雄長人昧夫依於楫與弟存迺集鄉義年少團  
大望山以自保聞東平武惠嚴公倡率義師壁青崖  
山伏俟 國兵收歸揖慕義往見之遂假楫兵馬都  
總領歲庚寅武惠擊所部歸 太師瑄王丞 制封  
拜敘衆力為用時楫以功從公請授懷遠大將軍同  
知濟南府事甲申略地而西汝冠氏與宋將彭義斌  
還陷陣中戰歿母弟存奉權葬黃山原之先塋禮也  
存遂襲兄職以信武將軍俾領軍務俄鄆州失守翼  
武惠復東平就取徐邳乙未噉鋒棗陽路之進攻黃  
光寇焉積勞遷廣威將軍繼升昭勇大將軍辛丑歲  
軍府第功以最開 賜金符充東平路行軍千戶迨  
已酉春竟以攻戰得勞疾卒夫人李氏系同郡大家

其次室曰吳氏王氏劉氏傳氏生男子五人克正克  
紹克脩克恭克順克正即夫人吳氏出既嗣昭勇軍  
務仍佩金符改授東平路長清縣行軍千戶方荐歲  
南伐所在戰有之如壬子攻虎頭關以先登得功主  
將遙見之召使前免曹識面以鏐匪孺之戊午秋  
國兵大集釣魚山詔東師擊肘淮海宣武以騎將徇  
召伯銘之復有白金之賜己未冬 王師渡江取  
鄂分率拔都完城以入不甲解者四十晝夜中統三  
年破歷下城諸校以圍柵功例有銀盃紵袍之賚宣  
武預焉至元十一年撤荆山鍋河等戍十二年擬漢  
甲從元帥李羅權撥連海清口淮安寶應水陸相聖  
殊力故明年秋復掠高郵西遇賊一戰而繼行樞錄

勞 上聞授武節將軍又准辟兼行省都鎮撫十四  
年隨右相別里迷失入覲進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仍  
宿杭以鎮明年處劇賊陳壽浮雲張三八等劫鎮縣  
殺守吏勢甚張比擒獮賊渠首二十餘級隨以蒙古  
漢步七百人收溫之五寨以能升本軍萬戶十七年  
庚辰督造下瀨戈船竹頭木梯積羨增四十餘艘用  
是得勞懋疾興歸卒黃山墅之正寢其壯而事者以  
宣武自結髮從軍幾三十年小大戰百餘合忠勇奮  
發亦可謂無負名之與爵矣夫人張氏系同縣世家  
姿貞嚴齊家有法與宣武合德生子故女三人啓以  
世叙宣授武略將軍本翼管軍千戶就佩 父金  
守戍臨安繼 宣慰忽都虎駕海徑占臘占終

朝廷恤其師復伏

類

咸良之

寧海部群盜嘯兇者

潭

巴山月雙二谿同茶把

所也武略獨

首九十餘級矜介胄者

艦者五戰遂平明州

冬暴卒於明州之軍舍為入調儻好施謙撫有祖懷

公勤凜父風天不假壽 止於斯悲夫 明年夏四月夫

人劉氏自慶元護靈 歸以從 亦以哀悴致

疾終孤子昭先就安附公藏昭先二女長適幾管元

顏次歸今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張瑾 任適 德

起身戲下義激 衷取不忠其故者於是接挈

今授昭信校尉管軍千戶俾嗣其世業葵之載月殘

紹介其舅持翰林修撰傳慶發善狀百拜來馬銘榮

嘗讀西漢游俠傳魯人尚儒惟朱家以俠聞長清在漢濟北地面控秦岱挾右滄海與魯封犬牙相入今朱氏世為長清黃山里人家故饒財急難意施世不乏人豈朱家之遠裔乎且我聞為國之正臣豪俠廼鄉土武斷其訟遠匿智雖習俗使然彼風聲氣際尚桓而趨事也如是非來之遠積之厚其流胡能若尔而淵者羣仍系之以銘銘曰

天生五材闢一胡可孰能去兵隻夷繁夥繫朱氏先其來么麼三世在田疇而罔墮加以孝友勤儉克荷赴赴懷宣拳勇強果尚桓勗義志不屑瑣諸父而下廼暨仍孫例生炳虎負隅而貢風塵與會雲雷解屯撫定齊魯于桑于耘蕩一江吳席卷鱷吞會歸一原

張本楫存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唯殺不嗜能未厥世偉曹惠武仁而且智臨陣氣敵虜劉鏃刈居當平時蟻封謹避儻存是心繫將何害萬齡雖脂功成而泰於戲朱氏我銘韋佩匪惟光昭惟以是誠

絳州重修夫子廟碑

絳為州甚劇其地蓄河山之潤總六縣以三萬戶為河東冠俗剛儉尚氣義奄焉有三晉餘習州治民廬高下覆壓蟠踞枕跨崗陵是依獨

夫子廟學據城之東北隅爽朗夷衍莫澤宮甚宜而素汾北來盤折容與帶郡城而西望之一泮水然廢撤既久莽為榛墟遠州將履澤郭公來始圖興復遂起大成殿泮宮門各三楹甫朽棧而公卒漠然狼

藉者蓋三年于茲意將有待而然邪至元九年秋奉  
議馬公來尹斯郡既謁告頌瞻咨嗟憫夫垂成之功  
日就彫剝乃以完故益新為任於是完正殿壯臺門  
創兩亭九就屋五十餘楹層棟軒翥墀陛整削松楠  
有曷碩碩其庭中設素玉椽以頌孟十哲配侍左右  
東西兩無繪六十二子及大儒二十有四袞冕皞裳  
峨峨華璋奎璧輝映煥焉有光廟既成適選舉今下  
士子來歸洋洋滿庠既而衆議以州之治化及民者  
非一其大者著者可無聞於後來謁文於余因勉為  
撰述且寓夫子之所感焉嗚呼三代之治道莫先於  
教學無重於育材材弗育則用乏其人民失化則不  
明乎善善不明則民入於僻民蕩於僻則幾何不為

禽犢也哀哉欲求吏之良政之善胡可得已若夫天  
地緼緼山川開闔蟠精粹靈非有今昔醇醜之間人  
之秉彛具存天之生材不乏然氣之不充俗之不美  
者特以教之無素養之未至耳今

國家崇聖道開化源建群離於京師立學師於鄉遂  
顯本業者復其身鳴一藝者無不厲是則大易人文  
之化菁莪樂育之方靡不備至奈何吏治者鮮推其  
本以簿書獄訟是務為士者不思根極聖道以大學  
自任區區從事於章句之末是不副上之所求所望  
焉而曰道不明秦無人也宜矣尹蚤以學術侍彤庭  
歷臺閣熟其然故下車之初首事學校作新士民耳  
目至成就若爾可謂能也已尹諱其世郡人既書其

與建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辭曰

厥初生民秉彝昭馭物慾外遷良心蔽蒙於際元聖  
乃大有覺何効何則而先乎學乎嗟叔世降及漢唐  
道統湮微締文繪章士驚空言吏昧厥治朝夕孜孜  
匪不摩勵科學異端簿書期會愚者不及論於自棄  
聖不世出發越道源批糠虛文浩浩其天廟宮之建  
序庠是宣穆穆睿思茲在焉而吏而士尚克勉旃  
盤盤閟宮完故益新馬公之功本既立矣道由生矣  
脉爲籛羊乃予之耶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三

絳州曲沃縣新修宣聖廟碑

曲沃縣學舊矣始完於宋嘉祐初盛於金泰和間真  
祐之兵蕩焉無餘前政苟訛初不遑卹園蔬興感新  
刈其下者幾五十祀逮至元己巳邑尹石抹公慨然  
以圖復爲事工垂構而去尹侯簿賈天衢相與頌歎  
曰蕭武弁能是烏可不卒其美然澤宮故地庫陋湫  
隘不足奠安神觀登邦民瞻相治城西北陬勢夷且  
爽遂增崇前規而敬其禮殿焉既落成董事者許良  
等感蕭君經始之勤今政贊終之善來謁文將刻石  
廟庭俾遙名於孫曹諸賢之列用垂示來哲竊不自  
浚敢以聖道之隆汚廟學之本末互陳而歷告之三

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師以令肆  
俊造其中時書歲考小大有成然後賓而與之其典  
則六德六行其藝則禮樂射御書數然不可不知其  
所自故守學釋菜奠幣於先聖先師示不忘本也彼  
朝夕見聞無非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之方  
凡邪說詖行放蕩僻異之術非可輔世教明人倫者  
率屏絕不容毀其間故上衣道出一致有學而無廟  
周襄王者迹熄生民不被庠序之教天理茫昧心喪  
砥守異端百家之說乘隙並鶩不無厯雜雍底之蔽  
此太史公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及漢興學館  
林如鴻儒繼作師傳業受學古蒞官守其說而不易  
故謀王體斷國論一以經旨爲據于時公卿大夫士

吏文學氣卽雲蒸霧散彬彬然幾三代之風何其盛  
哉此無佗聖道明而百家自息也逮魏晉隋唐以來  
慕高尚者以虛無爲宗干利祿者以科舉爲業其視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情不知爲何事時則三物  
之教弗明于上先上之澤不及乎下單爲廟祀尊孔  
氏而王之三代教育之實泯泯掃地矣所謂有廟而  
無學間有卓越特達之士出芟夷浮學羽翼聖道爲  
任然莫能極起其弊而全濟其溺者何哉蓋道之隆  
污學之盛衰一繫夫王政好尚而爲之有無也嗚呼  
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今

國家昭至德建民極勸學敦農崇化厲賢凡可以風  
四方而開太平之基者靡不興舉故經明行修之士

往徃實興

天府擢位御相以心正意誠國治天下平之道已嘗佐天子而理百官矣士之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舍斯時之易將何所求所待焉曲沃自昔以劇稱土腴物阜為絳諸縣甲俗剛僉力穡尚氣義憂深思遠奄焉有唐晉餘烈尤不可後者教也本既立矣道由生矣師帥者能仰體

上之所嚮以明倫實教作新士民耳目俾知所以學異時人持輩出斌斌然追兩漢之風孰謂不張本於斯邪不然釣采華名為餽牽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銘曰

維晉曲沃以劇稱絳山左戒汾右傾山川開闢氣上

蒸嵐俗勤儉餘剛稜邑居萬家業有恒既富而教延世程嗚呼序序教所生石君作尹追良能奉宣德化根以誠

清廟起廢功勳興心討百至經載營惜哉垂構任遽更後人繼之卒有成方萃古礎排巨搨文穰藻棟浮雲蒸相前增崇尤克承教基鋪敦道日弘春風隱耳絃歌聲始謀贊終匪自矜吏民懷感恩以銘我詩刻石碑廟庭

平陽府臨汾縣重修台土廟碑

平陽府治之西有鄉曰晉源帶汾河表姑射林墟桶比泉流交貫無寸壤閑曠山霏夕景杳譎如畫故河東稱膏腴勝槩之地于斯為最風俗率勤儉盡地利

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化焉用是富庶而事神報本  
之禮尤恪歲時單出惟恐居後豈終歲之勞一日蜡  
者之意歟樊氏里

后土祠其來浸醜蒼煙喬木輪囷離披已百餘年物  
也兵燼來雖正寢巖然日就蕪地里中父老某等憫  
其若是乃諭于衆曰吾黨仰滋天休取足厚載歲比  
豐穰人用樂胥可不知其自邪今神庭未備不足妥  
靈揭虔其謂我何咸儆懼聞命相與經書起廢完故  
益新智者作其謀富者資其用取材于河陶甃于野  
礪礎于山然後工者輸乎巧壯者服其役營務既興  
先後有叙於是繚重垣建臺門作重寢列兩序樹庭  
屏凡三十八楹丹刻暈飛輪煥雜立其配侍法從之

屬旒纛儀衛之數金碧絢爛森布左右莫不畢備遊  
人過客載瞻載儀溪山草木亦爲動色凡費泉幣僅  
萬疋既落成某人等以禮幣求文於子將以幽贊神  
明紀夫廟貌興衰之自謹按汾陰后土祠乃魏鄴丘  
之制其典秩華縉肇於漢武元鼎行幸之初千載而  
下令人歌秋風之辭詠汾陰之曲想夫泛樓舡濟汾  
河千乘萬騎威靈震赫回旌駐蹕躬祀雖土祈穀報  
功於是乎在故歷代因仍以爲聲明盛事曠古當然  
之典是則崇奉者

國家之事非齊民所得擬也以理究之神睢者即有  
國之大社而社者自天子至於鄉遂皆得置而通祀  
第禮文制節有隆殺之異尔况土爲神廣大博厚無

所往而不在又汾陰在晉爲屬邑以茲爲離宮異館  
神游美報之所其誰曰不然嗚呼三代已降教化衰  
而禮樂廢禮樂廢而祀興亡林林總總之民物則既  
成心感所嚮有射利邀福而已故祀非其類僥倖於  
萬一者胡可勝數今異方之民獨能敦本返始奉所  
當祀俾歷世相承之俗敬恭誠潔永永是尊以答高  
廬無疆之休較夫淫祀野祭者可謂知所嚮矣乃爲  
作送迎神辭春祈秋報歌以祀云其辭曰  
汾流兮容與林葩兮綉組被汾兮一曲坎坎兮擊鼓  
薦瓊芳奠桂醕俟神來欣樂胥芳菲兮滿堂偃金  
枝兮翠羽報神德兮德何溥

右迎神

淡林扁兮山煙乘回風兮雲軒神欲旋兮何遽奄上  
征兮朝元衆紛舞兮羅拜欲神留兮無言望極浦兮  
渺渺愁予目兮娟娟神篤我祐兮歲有季

右送神

解州聞喜縣重修廟學碑銘

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任道以垂萬世其所以明  
倫建極論政造士迹說遠懷者不外夫術有序國有  
學而已後之君人者思欲化隆唐虞坐收廟易之道  
舍夫子之教將安法歟我

國家尊師重道明德新民風動海寓爰自京師達於  
郡邑鄉遂率建教官勉士以德趨民於學其比隆致  
治之意固云極矣而承宣鼓舞寔守今之職是則道

生之本教始之基其可後而聞喜在秦曰左邑桐鄉  
遠漢元鼎間始易今名其為縣浸藎澤莫鳴條雄盤  
遠帶風土夷沃通晉走蒲古為咽會名鄉碩德代不  
乏人顧山川之氣鍾靈萃秀必自人文德化薰陶涵  
浸者爾縣廟學舊矣枕城之良隅地勢穹窿如神龜  
負圖背露淵水蒼官蒼鬱環列庭旭秋煙古色望之  
儼然皆數百年物也按廟碑由宋迄金宰是邑者增  
宗非一故制度宏麗甲於諸縣遷革已來神棲碑屋  
幸脫煨燼然歲年綿邈人迹罕至浸淫于壤藪草棘  
而宅狐狸蓋有年于茲至元己巳從仕郎張君來尹  
是縣首以營治為任既而監縣事脫台簿司天祿佐  
史劉瑞爭出廩料資所費而濟厥燬如檮棟楠櫨之

傾腐者銳醜階陞之缺裂者舉易而新之復起講肄  
之堂齋廬之位至於神門庖庫畦圃游息之所莫不  
畢備用十年春二月釋菜禮告成厥功百年偉觀頓  
還于舊學明年春史劉瑞介汾西前尹王延年持溫  
國文正公學記踵門而請曰不腆敝邑猥致力於鄉  
校功甫僨而尹適去烏可俾上官之蕭貌焉無聞於  
後以職以分瑞也寔任其責擬揭諸麗石以告來哲  
不肖素陋於文以懇請聖切辭不能已敢勉為書之  
又竊喜幸得列名於司馬公之下風固所願也尹晉  
州臨汾人諱仲祥資明良果於從政故其為善卓卓  
有成也如是較夫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末者不曰有  
志於本知教之所基者歟誠可歌也已其辭曰

維漢聞喜古桐鄉東浸董澤南條崗千年喬木林煙  
蒼廟宮盤盤枕良方平時絃誦溢兩庠代不乏賢  
古明良如儉顯魏度相唐風雲感會龍虎驥至今德  
業何昭彰神居雖存地土荒蒿萊没人狐兔截風兩  
穿漏摧棟梁張君下車心愧傷首以營治如弗遑同  
寮見義為贊襄咨嗟吾道百孔瘡頓還舊觀蔚有光  
齋廡有室講有堂我南走蒲過此邦親覩盛事思仿  
徨吾儒有例善則揚作詩豈惟示不忘士民嚮化此  
本張嗚呼廟碑古甘棠

衛州胙城縣靈寢觀碑

胙之為邑久矣昔周以黃帝後姁姓封此疑燕國至  
秦發燕為胙貞祐初金駕南遷竟河為界建師府宿

重兵繫浮梁院為汴京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  
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  
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享死風  
雪間及已濟而沉溺者亦無慮千百數時全真教大  
行所在翕然從風雖虎背狼灰性於嗜殺之徒率授  
法號名會首者皆是也師時在衛目其事愀然歎曰  
人殺殺機一至於此邪吾望舟而來正為此尔茲焉  
不化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起觀距城之北  
甯曰將以此道場為設教張本之自於是仁風一扇  
比屋回心貪殘狼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禍徼福  
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焰燎原撲殺心於已  
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大德

始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衆謂曰  
吾學道有年所得而爲心印者一與虛而已昔之得  
一者天以之而着地以之而寧神以之而靈又云致  
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  
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焉壽之妙日月虛而盪照  
臨之光山岳虛而蒸雲雷之變谷神虛而通天地之  
根致虛而要其極不過煉精守寂滌除玄覽耳故得  
心善淵居善地因題其額曰靈虛二子其敬奉吾  
教且曰大德不德今業聚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  
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大被於河朔矣師  
諱仲羨秦原月山人年三十弃妻子入道師浮山碧  
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爲大宗主推德分掌

玄教於終南祖庭者逾三紀焉生平以濟物爲本事  
具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

詔大醮燕京師預焉既受齋特加師玄微真人號且  
膺宝冠霞帔之寵卅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夏六月  
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啓柩顏色如生冬  
十有一月扶護至衛門徒王志安等以纓經成禮醮  
祭之夕朔風震屋將濟河即止吁亦異哉后十有二  
年志安等圖爲不朽用光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  
先師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興修道字  
之自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滯吾子屬列太史鄉粉  
盛事幸爲我論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  
同不相爲謀獨嘉其尊師重教推源知本其篤信有

如此者故略為序說云全真為教始以脩身絕俗遠  
 引高蹈冥滅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此其  
 本也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愛濟物為日用  
 之妙其混沌民之風邪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彛  
 倫一叙終不得而蔽之邪如長春丘公在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為本其利亦云博矣今觀  
 玄微李公軀身行已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  
 為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遐想之意渺渺帝鄉乘  
 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直  
 傳刺口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鈔樓居紫青致  
 蓬仙全真獨扶龍王筮只以方寸為福田七子大鑿

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堦李公躍  
 出秦月山天稟至性虛靖專一物不獲運我行黃流  
 洶洶翻鯨鱣貪噬一世垂飢涎亦人脫死乘膠舡棄  
 之尔腹誠可寬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  
 鱷牙笑拔贖為編濁波吹破為澄淵遺黎比渡賴以  
 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物表真鳩翻千年喬木鬱紫  
 煙以靈揭宮含至言頭頭具道道眼圓代柯晚柯開  
 蒙顛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圃居添園至今遺照  
 無微邊皎焉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太  
 華空巍然山中瑞草春年年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  
 望入崑崙巔我詩刻石不可護用作華表歸來篇

總管陳公去思碑銘

至元三年

朝廷以衛之六城為先大三分邑許就設監郡故  
府治跨有鄆郟復為河朔一洛是年夏四月河南尹  
陳公承

命分虎來莅此邦先是衛併于懷前守之良法美攻  
班班具在然連率滋控者耻洋而末之悉子弟資授  
者侵欲而無所顧不暮年法防紐弛群小氣橫民遂  
殿累公知其然思有以拊循振濯扶剔姦蠹一新厥  
民既視事乃緩其急張不為小惠持以大體從宜處  
約率以身先之及前規當法者仍遵而勿失於是案  
簿禁者并之而有網公吏昭者肅之而趨事教條既  
周小大得職時自春及夏曠不雨秋種未覆公曰龍

無所上無以副朝廷右文之意下何以啓吾民嚮善  
之心遂大起孔子廟內外具瞻克壯於昔諸生執經  
咸得依仰既落成有芝產殿梁連莖秀辟童童蓋如  
僉謂邦君誠敬所致由是而觀其於事神治人亦以  
至矣公尤辨於先事有方臨機應變用儒節吏聽訟  
以情理明氣溫推見至隱卒齊之以禮不知鉅簡折  
楊為何物故究者抑者每有所伸彊者暴者日安馴  
服至相戒曰陳公明良不容姦欺吾不可以過聞由  
是人興禮讓風化大行蔚照為諸道帥朝廷嘉其  
能擢充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既趣裝吏民袒送  
填郭溢郭炷香而頂構絳而門徒竊垂淚感曰仲  
顛借之心至有攀輪遮道不忍使去者既乃衛民懷

思不忘求文於余予以鄉國盛事敢勉為論議之愚  
竊觀兩漢之名臣如黃穎川劉東海之為郡而能績  
用章章者皆由明允篤誠遂發厥德故所居民愛所  
去見思况公自明而誠勤強練密以道自信所謂推  
忠及物衆瘼自蠲懷我風愛求載遺真者也且為吏  
民作詩庶幾紹其崇之遺音以永衛人無窮之思公  
諱祐字慶甫世為趙之車晉人其詩曰  
維古作牧紛治爾兩漢具載循與能趙張固猛德不  
勝林時涕交多創懲漢家三尺世有程下昧所守徇  
厥情一得干失例不經陳公為邦大厥稱三年撫字  
猶鮮烹頌則伊敦孰汝刑執中以權適重輕吏畏民  
愛政廼平會歸其極誠與明吁嗟七月政報成載其

見而零其可後乎乃齋居禱蒼山祠下車甫還甘澍  
霑作闔境霑足秋乃大熟既而監郡公聿來視師為  
人祥靖明惠樂於為善一見公歡然如平生其承宣  
注措云為之意吻與公合此倡彼和如響之應聲及  
其倅王君文幹簡重諧讓以之贊副會歸政成化洽  
而口是德風草偃翕然稱治初共之西營幕習不  
法侵漁無時民苦之公以埋將命遂折其頰牙來就  
約束又以壽民莫盜賊若乃下令屬邑曰今而後若  
輩一污記籍者以類別如農者畎畝商者市歸俾督  
之營務以恒厥心時視其勤墮懲勸之果終其任悉  
俊革不二為致徃行屢空時熙春撤木萬計當淳御  
以東陸輦之勞汴衛兩集其事公曰汴大衛小役與

之埽民將不堪力請於上竟以汴輸之河漕且遣軍  
士三百整桴而下我止壅遏水勢而已無幾治甲令  
下頗亟官易牛革鄰道例配科民間以辦農至解耕  
牛以屠猶有不堪其輸者公曰不可遂一易於市既  
而衆相率來謝曰脫東鄰之禍者緊明府是賴於是  
田里盡樂安之農暮夜有不扃之戶矣毅太師比干  
墓在部內祭秩久替公請于

朝遂載諸祀典時秋陽載驕繹享之夕大雨越明年  
二麥倍常嘻亦異哉及再葺政平訟理民安吏法一  
日謂監郡公曰夫政以風俗爲先俗以教化爲本今  
國家文治燭興百廢具舉牧養元元日就富庶教所  
未至寔我之責矧備古稱多士今者春秋釋菜享獻

清淨民教寧里門夜啓深春耕雨暘時若歲屢登何  
以教之庠序興春風弦歌衛六城槐陰帳掩訟廳  
園扉無人秋草生高軒北來障緹屏翩翩振鷲朝

天庭郡民祖帳續旆旌昔何來暮今遷更漢民借寇  
緣務我則不獲心乃榮使君雖遠德日馨彼風愛予  
我佩銘願公壽福川方增坐之廟朝調鼎羹流惠載  
使邑里清我詩刻石亮有徵千載擬婉甘棠聲

平陽府新建靈應真君廟碑

玄黃判天地闢鑿足斷四極立而陰陽五行之精上  
為經星恒宿環拱經緯幹化機而成歲功真武蓋北  
極之鎮宿也端處玄宮赫睨四部在昔王者圖形旗  
旒以肅擁衛之儀道家取制爰設神像蓬勃其黑靈

焉若夫振綠髮提干將履玄冥縮元氣也被玄衣衷  
屬甲戴雲旂耀武德也靈虺穹龜踴躍前道取形似  
而從陰類也復役丁甲六神搗指陰兵備將佐也廟  
而貌之于以填方域祓不祥而來福祐故在在奉祀  
以謂 天神之尊極者焉我

國家運開龍朔

帝發其祥京都之建神情顯化焉遂先啓應宮用彰  
靈貺矧齊民敢後其當奉哉冀都真君壇其來久矣  
先時府莊岳間有閣巍然山峙設四聖像於其上神  
奠其北戶焉兩廂豪右貿易彩幣市集宇下春秋奉  
香火甚恪里俗種祠用為故事厥後傑觀雖火裡嚴  
之禮藏於人心者耿耿固在歲丁亥故老董威霍斌

等頌相論曰吾儕事神之心既不以閣之興替為有  
無然俾神明棲格無訖謂揭虔妥靈可乎於是與趙  
常崇邢凡七族共輸私財得地於平陽里起正殿神  
門杜賓之位奄福之所凡十有三楹莫不倣當神儀  
法從光怪絢爛騰馳雲擁陟降自空內外具瞻光動  
里陌後十年丙子里社程政等以前人興建本末不  
可使無聞於後且恐歲月緜邈祀典湮微乃介參軍  
阡滿君用來謁文於予將揭諸麗石以告來者且知  
廟之所自予官晉四載間給其風聲氣習思深而好  
禮尚儉而降義奄焉有陶唐遺化故幽明兩間各盡  
所事若東里之曹相國西郭之霍博陸南遂之帝堯  
祠是皆敬其人神有德於民也是祠之建前倡後繼

不憚服賈之勤歷年之久臻其成就若爾可謂富而  
好禮敬恭神明罔墜休聲者哉至於地厚薄之差時  
饗周行之次具列石背又見隆義嚮化所悅者衆云  
仍繫樂歌用伸幽贊其辭曰  
列象蒼蒼周天緯經玄枵之次塵危之精羽林北落  
凜焉神兵奠我邦家衛群生兮奕奕新宮士民之功  
速彼蠶閔極夫尊崇神庭肅敬景氣葱隴風馬雲車  
歲時來同兮神維來降冷飈先颺應鼓田田悲簫洞  
盪紛進拜裸鉅鬯將將洋洋如在上有物蜿蜒來聆  
聖芳芬滿堂神人暢兮神鑒孔明我民之誠旂麾下  
睇風雨攸寧攘除祲災大來庶禎介我繁祉時和歲  
登種祠罔替繼承承永垂其休聲兮

重修孤竹二賢廟碑

首陽山孤竹二賢祠肇見於李唐增隆於前宋金貞  
祐末爲戎兵撤而燬之國初郡人徐帥因廢基而屋  
焉後四十載當至元九年玄默歲某自御史裏行來  
官河東以是年冬十一月按部至於蕭坂適致祭  
令下遂齋沐奉祝祇拜墟墓庭序蕪翳路寢傾圮遺  
像黜昧陔剝就滅於戲前政之不舉至於斯邪非惟  
不稱明詔尊顯風烈之義而大懼不職下隕教條  
吏嚮不恭惡可徇狃於是烟會屬吏作新是圖資聚  
既管衆工趨事仍命府掾長吳舉董治厥役改新肖  
像以儼神儀遠明年夏五月復行縣次蒲吏告訖功  
用六月丁亥躬率僚屬以少牢之奠敬安神樓帶河

表華新宮敬然山煙庭木奕奕動色守吏不仕之責  
 庶乎其少塞矣知府楊居寬請書其事于石以詔來  
 者噫二賢聖之清者也其出處大節求仁本心興懦  
 厲貪之操息邪懼亂之功孔孟稱之詳矣揭若日月  
 亘終古而不熄小子其敢凝諸然讀黃太史所述去  
 國諫伐盖宗國有不說好事者為之說耳竊有所疑  
 焉若曰非讓而逃國人惡而逐之烏在其為賢也且  
 以避紂不有其位孔子何為稱求仁得仁子貢何以  
 稱子不為至於義抗白旄取食周粟亦謂事不經見君戒  
 哀伯何獨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然二賢者  
 比自海濱聞善養來歸當周命惟新明義崇德之世  
 不知俯仰何所愧怍懼踣於茲山之下乎故特表而

出之必有能辨之者仍為蒲人作迎享神辭俾歲時  
 敬以祀焉辭曰

瓊蕤潔兮蘭馨錯薇蔬兮薦神庭條之山兮河之水  
 迴風瀟瀟兮波瀾瀾神之遠遊兮邇何歸南斗虞舜  
 兮帝禹與追以暴易暴兮吾知其非國極所欽兮  
 祀典載熙槃非周粒兮桂酒芬菲民之載神兮清風  
 庶幾偃迴旆兮入室陳鐘鼓兮載考載擊千秋兮萬  
 歲於焉兮永息

故普濟大師劉公道行碑銘有序

晉州景行里有觀曰玄應其徒謝志堅梁志端介寓  
 館主謝純踵門來謁而告予曰先師純熙子化形已  
 久今雖像而事之其平昔道術及於人者班班可紀

然非文諸貞珉無以示來者而傳不朽明府嘗列官  
太史六家之旨所宜論述也敢百拜以請謹按所持  
狀師諱志真字子常族劉氏陝之三堂人幼沉潛不  
好弄及長趨尚冲曠嗜黃老書遂棄家入道既而尋  
師來晉止弔玄都宮與方士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  
覺靈府懍怍日有啓悟歲己亥披雲宋公首暢真風  
力紹絕學起道藏書於河汾間師憺然喜曰此人天  
師也吾歸依有所即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錄訣香  
火修持晨夜不少懈宋偉其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  
錄法昇焉師操履益精勵神經怪牒大曠冥奧氣志  
既疑洞知來物簪裾所加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隨失  
所在中外喧播以靈異稱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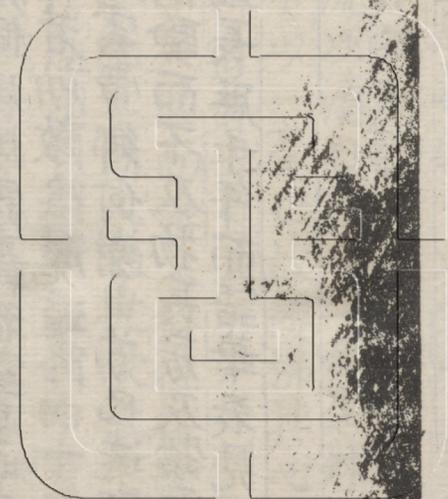
聖上即潛時聞其名遣使召至試以錄法參驗諸事  
遠邇幽深靈應昭著時既雨且風勢幾恒若命師以  
誠祈止少頃豐霽回馭蜚廉為不颺矣

上巽之賜御醪仙斿加號普濟大師特光寵焉留館  
堂下以需時召自是道價隆隆風動一時矣中統庚  
申冬詔就長春官設羅天清醮師攝行大禮凡七旦  
夜神人和暢且有天光現朗之異

上聞之喜甚咸謂師精誠所致明年秋奉旨馳乘  
祝香岳瀆事已還過故隱語志堅等曰吾雅性僻逸  
恬於世味偶以蕪術供奉闕庭恩遇優渥已踰素  
分物微近盛吾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  
來徵竟辟疾不起以至元年夏五月終所居文室

壽六十有六師手儀秀整面滿月紫髯垂脰儵然有  
獨立出塵之趣接物不以貴賤易其禮度人之有疾  
若已受之推誠濟物惟恐不力時人以此多之予嘗  
以道家者流以清寂爲宗一死生外形骸自放於萬  
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攬拂其心至於挾方術出  
秘藝採時行道者世有其人如延濟膏肓管逐鬼物  
驅役社翁安人區而遠不祥性往驗於事者蓋世所  
不廢也普濟師其斯人之徒較較夫遺世絕俗歸潔  
一身自放於萬物之表誠去教中有裨於世者耳且  
以費長房勦訓子事猶傳於東京方伎之列况師之  
行業出處又足嘉尚吾烏得而辭哉仍繫之銘詩庶  
幾門人歸來望思之意其辭曰

大河湯湯南紀蒼蒼兩戒勢分爰自陝疆蓄潤蟠精  
萃於三堂篤生異人孕氣之良截然入道濟物爲方  
山立聳張劔佩焯煌霆霹靂暗室星壇夜光玉鈴金紐  
呵斥不祥隱若勅敵陰魔遁降四十年間玄門之綱  
鶴馭仙去白雲帝鄉何謝世兮已遠顧其道而弥光  
嗚呼劉根術驗而不及物長房及物而鬼所殃我銘  
勒石孰爲短長庶千年而語華表見門人之涕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四  
碑

大都復虞帝廟碑

幽陵之祠虞帝所從來綿邈廟據金故苑西北維兵  
 後廢不治獨唐貞元間復廟碑宛在瑯琊顯顯人屢欲  
 易去礮焉以它用主者心憺恍若有倣動已厥後  
 道士陳志玄直廟西百舉武起真陽觀為長春別院  
 復購焉約不犯元刻用石背勸營建本始備力來徙  
 碑與跌圻身挺植重不克舉卜道士惕息礮折向碑  
 祝曰今神顯思若是願置安處且遠荒穢尚敢他用  
 以黷聖靈神惟降監庶畢茲志安載而去吁亦異哉  
 初樞密趙公良弼嘗建學宮於鄉縣永志玄為工師

口五十四  
卷五十四  
碑

既迄功以徙碑事蹟來告公曰嗚呼噫嘻皇乎休哉  
惟帝明德萬古是式况奠土茫茫折而爲幽州者帝  
之所經畫宜乎燕人祠饗不忘廟屢廢而旋復也又  
遺碑巋然自唐歷五代遼金當

大元戊寅九五百有餘歲神物護持俾勿壞汝歸興  
復之責不在師乎志玄曰唯卽以道宮丕構作新廟  
而奉黼宸焉既而趙公將志玄之懇以復廟記見屬  
其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日月星辰帝文明也君臣父  
子帝彛倫也山川風土帝疆域也是則聲教所暨魏  
巍乎與天地同休孰能名而能報哉今志玄黃冠師  
因趙公一言而復數百年之舊俾來者瞻天就日知  
慕帝德如蟻之赴羶可謂推原道本敬其所當敬乃

知天理之在人心者曾一息而間斷邪至於稽古樂  
喜因機就功毗贊

皇猷思成比封之美又以見趙公事君治民孳孳焉  
以堯舜之道存其心者也誠宜特書以詔來哲仍繫  
樂章使都人歲時祀饗登以歌焉其詞曰

帝降諸馮東方人兮幽幽深山鹿豕群兮耕稼陶漁  
至爲帝兮風動八區烝一又兮矧惟析津帝經制兮  
物不苦窳化土泥兮聖靈在天濡鴻私兮阜財解愠  
南薰時兮鳶飛魚躍日用而不知兮風移俗變天理  
存厥彛兮燕人懷思歆明德而祠兮八音庭陳鳳來  
儀兮九疑雲深望何依兮我賡九歌言匪空兮皇天  
降衷克綏惟帝聰兮恫彼下民中庸其鮮充兮嗚呼

胡能一天下之慮允執其中兮

大元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陳公神道碑

銘并序

士有奮身韋布作時蓋臣志足以有爲材足以應變  
氣足以充守學足以明義毅然以致君澤民爲己任  
雖同獲克畢厥志不幸而罹患難猶能挺樹名節勵  
薄俗於當年激清風於來代占難其人今於宣慰陳  
公見之矣公諱祐字慶甫世家趙之寧晉爲人固窮  
尚志好讀書耻陸出馬後書混泥塗間癸丑歲以藝能應  
穆王府辟一見而列侍從官公勤勞所事進盡忠言  
王嘉其大有裨益遂賜號尚書俾顯異於衆及分土  
其監與守承制封拜以公充本道軍民總管

洛邑開河衝會政荒民耗困於兵賦轉輸不大更  
張之將無以爲治即啓其利病之要者得共四事率  
如請又奏免征西屯田軍士數百家歲負糧料及椒  
竹等課甚衆自是殿夷屎息日就安集之樂八年間  
規爲保障率以身爲律度至今人賴其惠至元二年  
調官制行授奉政大夫南京路治中徐宿大蝗移公  
督捕役農民數萬度其勢猝不能殲秋稼垂成即散  
遣收穫自揀不然東遺無餘或以不可諫曰救苗獲  
罪迺所甘心

朝廷以從權躋之尋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其治  
比洛愈精勵有方正官紀革吏習杜私交審聽斷務  
以至誠感發期於實惠及民每庸調之下必經畫寬

便使民有餘力部內屯戍習豪橫眠民司蔑如莫敢  
誰何公因事致詰落其機牙衆譁噪擁其長以來意  
在振觸公坐廳事上折之以理厲聲色略不相假貸  
爲氣褫而退自是闔境肅然奉教條惟謹復比干祀  
大起孔子廟暇則集諸生肄經史以敦教本至風化  
大行吏民稱美刻石以頌之時憲臺初立首以材擢  
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公憇其責與志合踔厲  
英發擊豪右撻姦伏逆見隨決所至以神明稱貪墨  
者往往投劾而去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平時  
底蘊雖略張設而惓惓  
朝廷之心不食寢忘嘗以三本陳事忠嘉剴切反覆  
論列至累數千言大率

太子國本建立之際宜早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顯  
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又群小流言干撓庶政恐  
習以成風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臣知承平  
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事雖不報士論偉焉  
時機務多出尚書權臣意欲獨顯柄用乃以併中書  
設三公爲言事下大臣勅公預其議有說公宜審  
所向可致大用公不顧乃直言可否曰中書政本所  
係併尚書爲一省便右丞相安童位尊望重宜端揆  
如故三公虛位不須設置衆因以聞事遂寢斯皆  
國家大計人所持難公慨然吐論曾不少顧自是忠  
直之名聞於蓋代然不說者衆矣遣簽書中興行  
省事十三年改授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屬吏憚

公方嚴有不安者仍諭之曰汝昔爲顏今詎吾以法  
繩之昔爲跖今顏吾以禮遇之善惡自取吾何心其  
間衆悅弭耳趨事許蔡郊有劇盜號賊李三黨結甚  
衆軒頌囂嘯公然剽劫兇艷動兩河間及公來逸去  
以計捕獲即搗殺之萬口稱快明年春進拜中奉大  
夫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左初下人情詭軌例賂遺相  
尚公表以廉正濟以恩威遠懷邇又浙人忘亡其不  
貪毋擾之戒茲有驗矣福建平大軍俘溫台新附萬  
餘人而西公力爲申援還民伍者什七八越校廩繼  
米幾萬斛掩爲兵食驗籍復于舊行省下令筭商酌  
頗亟公建言兵後瘡痍未復宜停征以示優卹遂檄  
公覆明台營田歸頓新昌值玉山寇出剽報至衆謂

可去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民曷依俄兇黨突  
入衆寡不敵遂遇害實至元丁丑歲九月七日也得  
年五十有六靈輻抵越人士素服哭祭皆失聲願留  
葬起祠以奉嗚呼非守義不回推忠及物安能感人  
心如是子夔請兵討復得首惡七人廖越州市次子  
臯扶其喪歸殯洛陽縣之北邙原公剛明廉介博學  
有經濟材信道篤立志堅從政果於應變爲尤長氣  
之所充雖百折不撓故處大事臨大節審量合義挺  
然力行要欲表表有所見於世而勢利可得奪耶其  
愛君憂國之忠出天性固然與人交有終始不可干  
以私官二千石三十年自奉猶寒士不知富貴爲何  
物可謂甘貧苦節不媿神明者也以用罔能盡死非

其所計聞識與不識舉為愴惜之生平喜作詩辭必已出能道所欲言節齋其別號云曾祖懷妣范氏祖忠妣張氏世在野父諱子安性慈祥美丰儀易農而醫壬辰際以其術多所全活陳氏之興豈其是邪用公貴封資德大夫妣張氏順德夫人賜錦衣各一襲公夫人翟氏以貞靜能安公貧子三人長曰夔武略將軍佩金虎符充某路行軍總管次曰臯讀書克家矯矯偕有父風次庶未名女三俱適士族孫八男女各四人卒事之明年孤子夔等喪服纍然百拜涕泗以墓碑為請因念公與不肖交素厚死生之際三入子夔皆有明徵豈非精爽交感動於彼而應於此然耶雖既挽而復誄其感於予心者固有所未盡今屬

筆來圖不朽以義以分其敢以不敏辭謹按母弟知府天祥善狀勉為論次之銘曰

維天降材

畀我其治

其道伊何

曰忠與義

安而行之

匪功匪利

致君堯虞

否乃予愧

不曰蓋臣

其將孰謂

堂堂陳公

元精貫中

貞亮之義

審諤之忠

以剛而順

以介而通

養我浩氣

塞乎昊穹

一朝遭際

奮從

雲龍

即事進諫

礪夫深衷

列二千石

敏焉赴功

以德以讓

凜兩漢風

擢登使車

攬轡而東

三年齊魯

一鷄橫空

治安陳書

袞職是縫

明我國本

如棟之隆

无庭預議

孰知雷同

屹然有立

砥柱河衝

望公廟朝

帝載奮庸

持節江海

卒與衮逢

命也何言

其來則豐

哀哀嗣侯

子職大供

臨江一慟

搢夷姦兇

憤雪九泉

與沒其躬

瘞陶之墟

汶川溶溶

願瞻佳城

祖彌是從

魂子歸來

安此新宮

忠傳孝繼

有泐其瀕

是維慶父之表過者敬恭

大元故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史公神道碑

銘并序

雲雷合奮屯難伊始君子以經綸為難撓捨廓清恢  
 我文治世臣以守成為重維史氏倡大義起營朔爰  
 自都帥公仗鉞分閫來殿鎮方擴武略以濟屯角群  
 雄而宣力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繼以太尉留後二公  
 篤忠貞昭嗣服治具繁張民物趨阜至於知垂創之  
 惟難審守持之匪易躬念成規洞焉恐墜卒之承先  
 志而推方岳之賢著治效而冠羣辟之列者總尹史  
 公其選哉公諱楫字大濟世為大興永清縣農里大  
 家曰成珪者公之曾大父行北京六部尚書曰秉直  
 者公之大父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  
 曰天倪者公皇考也初乙酉歲父金紫公遭罹仙難

時侯齒雖穉資稟剛毅沉塞已能從叔父忠武公破走仙復真定衆謂臧孫達其有後於魯矣及長不妄言笑善騎射博戲音樂略無所意開府公奇其好尚不凡令給事左右俾習知政務己亥歲奏授公知中山府事惟定武衝會務殷使輶管帳中外騷屑公措畫有方數年間民賴以安尋充征南行軍萬戶翼經略公徇地蘄黃間當戰攻殊力值阻乏則頓舍樵爨經營百至甘苦與衆共之及還一卒無飢疫失所者丞相以公材果從政治兵皆所於可壬寅春引覲太宗皇帝奏曰臣先兄天倪死事際緣姪楫孺攝行其職今業克負荷請解所佩金虎符畀之臣天澤備列戎行俾兄不失舊物臣之願也

上大加稱賞即授公真定路兵馬都總管蒞政之初顧惟鎮府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賴決一旦惴惴繼述有夙興夜寐謹身帥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良能汰貪墨劭厲農工惠鮮鰥寡庶繭絲輕而保障之功可立辛亥歲朝廷肇議賦額戶率徵白金一錢名曰包垵銀諸路審其重莫敢倡言公毅然上請曰兵後生意未蘇民恐不堪如銀與物折各減二數庶民力少寬且無逋負允其請詔為定制迄今天下賴焉各道發楮幣買遷例不越境所司較固取息二三歲一更易致虛耗元胎商旅不通公騰奏

皇太后立銀鈔相權法度低昂而為重輕變溢滯而

爲通便時又有言食肴之醬請按籍計口播散者業  
以從之公詣行臺論其不可曰塩鐵本貿易物難同  
差稅一例配者今民貧單弱是愈抵於困不若依舊  
便議遂寢嘗有寇行劫保之南鄙捕同獲時檄所在  
如盜數償主公與保將賈會境上議強歸于我公弗  
辨徐曰盡付之第切發地約弊邑耕斲去其囊橐以  
絕後患何如賈悟遂訕我免輸償錢數千緡元氏郭  
其姓者懇府僚屬於達官按脫既而質無實達官怒  
欲抵郭死公力請釋之曰此人以重辟謀陷汝等何  
援爲公曰殄之以懲後未若宥之死愧其心也况人  
命至重豈以妄言某等卒窮極戮哉竟杖而遣之辛  
亥斷事官也里干脫火思來按本部性苛察熹事凡

被劾者凌轢羅織莫有脫其毅者公能隱忍將順  
使虐焰斂熯不致濫及非辜害吾事而已其已籍沒  
者十數家公奏明其寃竟皆復業公之掾時濟物民  
得受一分賜其不自顧藉類多此中統建元首授公  
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遂舉明州縣文學  
屬吏三十餘人後皆致通顯云三年齊叛平忠武公  
首奏兵民之戢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公  
即日解紱以戢讓其第江漢大都督權角巾私第裕  
如也遂選勝西郊築治亭園日以植花木玩泉石爲  
佚老之計澤車欵段徜徉游詠人不知爲故侯失將  
也以至元九年二月遘疾越廿日薨於正寢春秋五  
十有九某月日葬獲鹿縣明丘鄉安社里之西原公



燕南延見故老歌頌遺愛有不能忘者又知夫流風善政感人之深也如是輒第其門士李豹善狀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繫農之務世服勤

正以篤實天為親

史維累葉耕而耘

一氣厚積生元臣

惟元再傳彪其文

弱冠崛起乘風雲

中天草昧殊未分

亦能當閫收元勳

豈其垂裕彌後昆

大忠遽掩豺豕群

是為明府皇考君

公今嗣封昔孤童

已能馳射精絕倫

利器小試無輪困

堂堂大府恒山軍

一日作牧兩漢循

於鑠叔武經且綸

大綱一舉萬目振

如何畫法參能導

保民無踰家富殷

斲去泰甚輕絲銀

權臣按事何斤斤

斂回煬艷燹吾身

拔擢良善脫已焚

載其清靜民謐寧

丹砂成金頑化仁

潭園水滿花氣薰

高牙大纛馳朱輪

崇高有餘足具陳

公曾目覩耳弗聞

公堂糲食坐日曛

念念民事憂絲棼

絃歌萬家和氣氤

農夫不識城四圍

桑麻蔽日原隰昞

熙熙鎮土三十春

歲時報政

帝乃訢

褒顯班上諸侯綢

白頭一德酬國恩

用昭先功畫麒麟

惟真報果忠與純  
功成身退素所云

慶流又見螽斯孫  
笑解留務遠世紛

郊園花木清而芬  
空餘遺愛露邦猷

拂衣去作封山神  
甘棠懷思墮淚存

零落何必西州門

嗣侯追報圖不泯

哀號同極悲秋旻

我銘騰芳舌可捫

擬配大茂增雄尊

孝思永言世所敦

淇州創建故江淮都轉運使周府君祠堂

碑銘

郡邑之設因形勝而稱望雄由交遷而有併置至於  
廢起千載之餘功垂百世之後俾存歿懷思感人心  
而不忘者非豪傑經濟之士未易致也朝歌殷故

兩漢縣焉魏齊來移理衛縣河朔經途東出鉅橋

陌而朝歌遂墟天兵南下鉅橋正途亦廢自太行

東接浚郊莽為林壑行者並山取捷躡跡於兔蹊鹿

町之間又分當相魏汲三會之郊盜賊囊橐其間日

禦人為尋常邦君邑長碩目前不遑奚暇遠圖哉故

羣行恣睢莫敢誰何者有奉於茲壬子秋

國家經略江淮擢行臺聽事官周侯充諸道轉運軍

儲使仍置司于胙侯道出朝歌登鹿臺遺址顧瞻河

山愛其沃壤且嘆夫梗阻若爾慨然懷闢易興除之

舉乙卯歲公以事北觀圖利害上之

朝廷為開可詔以彰德大名衛輝瀋版方五千實

焉復其徵三年因易號曰淇州縣曰臨淇特

勅公領辦其事於是推賢擇能申令講治設官府建倉廩立市廛外則表疆理布丘聚開阡陌梁津夷嶮以便行路置淇奧忠德南陽薛村等鎮以間迥曠耕牛田器及飢貧不自存者一仰給於官下至取材于山陶甃于野率躬親規畫略無倦色西山鐵官麓竈公出本資悉發其伏利自是四方流徙願受廛胥宇者日接踵而至商通工易貨委關闈餘糧畝棲煙火連甍鳴雞吠犬相聞和樂之氣達乎四境侯復以既庶且逸無教可乎遂建孔廟立學師敦化基而厚薄俗不五載內外修治井井可觀邑居過客相與咨嗟嘆息曰曩以荒煙廢堞之墟化為樂郊樂國向也流通備耕之民今為恒產完美之室雖天休焯燿非

我公建白興造之力疇克臻此既而公薨于位子錯襲職繼述先志有光於前者至元癸亥轉官制行州隸于衛耆舊馬良等謀于衆曰公去世逾遠吾輩生理日完嗣侯又歷官它郡其開建本末郊翼深恩匪立祠樹碑奉祀光揚何以報盛德而圖不朽廼相率度治城乾方奠壇地廟而貌之十三年秋適嗣侯自魏府別駕代歸良等邀過妹邦大合樂以落之相與請予文以紀其實走早辱公知敢以不敏辭念古之君子興事造功率忠愛持心無一毫功利自私克成碩大光明之業故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宜矣如公初以轉致之便興廢棄於荒殘因立聚之成養流播於完實又未嘗占據膏腴營治已私為務誠可

謂持心忠愛豪傑經濟者矣致感人心存歿罔間耿  
耿不忘者如是據禮當祀在法宜銘公諱某字德甫  
晉之隰人孝悌忠信慷慨尚氣義蚤以材術振耀一  
時仕至江淮都轉運使其豐功碩德具載墓碑茲不  
復云今嗣侯自武德將軍陞嘉議大夫佩金虎符准  
東高郵軍總管銘曰

河山兩戒殷故墟

自昔土壤稱膏腴

十年發治灌莽區

始侶泚藪蔽逃逋

政以規畫無良圖

堂堂周侯烈丈夫

一朝王門曳華裾

利焉思興害思除

南來主漕過此都

願嗟形勝資豺豕

思

龍庭入奏為允俞

一語能霑天恩濡

郊圻申畫開井廬

連薨表植左右間

日中市集百貨俱

荒榛一旦為亨衢

流民賴之彫瘵蘇

勞倅又復三年租

夫耕婦織圃有蔬

桑無附枝麥兩塗

芄芄翠浪西山隅

昔焉餽口今贏餘

我衣我食公所予

欲報之德父母且

胡不均弘秉事樞

夫奪之速為世吁

公去雖遠愛豈殊

身後報謝當何如

闕宮盤盤列繚疏

繪肖公像儼以居

歲時豆籩民駿趨

曝牲在几酒在壺

坎坎鼓擊吹笙竽

睇公風馬乘雲車

神兮歸來意恒愉

風時雨若蛇虫道

甌婁滿篝厲鬼驅

我詩刻石誠匪諛

採之民謠與同符

大書特書不一書

太行礪兮河帶紆

黃童白叟相携扶

猶有墮淚沾龜趺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益津郝氏世德碑銘

有序

至元十七年中奉大夫叅知政事禎進拜資德大夫  
中書左丞被仁品命服中外具瞻越郝氏惟煒公乃  
碩宗屬言曰自惟踈薄烏能致此茲蓋我祖考勤勞  
紫積篤祐餘澤集于後人乃克有濟今新寵幸建麗  
牲有石惟是大書顯刻表飭神道庶幾報明靈昭裔

昧而傳永世然非賴篤古達辭者其將伊託遂以銘  
章見囑人以寮雅故義不當辭謹條其族系世德祖  
彌之所以躬勳後資德之所以起宗顯親者廼綴  
之以銘詩維郝氏其先霸州益津縣人資德之曾諱  
贊少擢律科第授憲部檢法爲人文無害以讞疑平  
允稱正隆末遷司理叅軍佐進發部歿兵間曾妣鄉  
進士王公之女德柔嘉有母儀祖諱誠長身秀鬢丰  
儀甚都早以義勇聞大定初獎死事子孫得叙用材  
武授衛軍鈐轄盧溝當國都西門水潦時至艱於航  
杠承安中大起石梁府君首膺選督役疇辦最功陞  
昭信校尉貞祐初燕不能都扈德陵南遷得疾卒官  
下享年六十有七祖妣同閨大家亦王氏姿淑貞事

舅姑孝謹生二子曰璿曰珂壽七十有八終珂早世薰  
場府君璿即資德之顯考也天性孝悌初鈐轄府君  
既南從靡所依藉奉母夫人走汴中涂困乏置母便  
所與珂索食鴨間游兵遇借駢之去敦武君泣請曰  
弟幼不任事又母所鐘愛幸免以視義縱珂還行復  
念珂終不能違將其母因跣而訴曰將軍以母故釋  
弟然母老須璿可生且爲人子不竭方於其親將安  
用爲敢以死請遂伏馬首不動兵怒以佩刀刺之即  
仆地作死狀兵委去護母與父會後用恩例調京  
城草場副使官至敦武校尉至元乙丑某同資德在  
東平史侯幕獲升堂謁拜時敦武府君壽期頤氣貌  
魁偉其齊家勤儉有法若一官府然資德年向五十

佐封君列鄉士長已貴朝夕溫清門內事必咨而後  
行府君晚樂道家言遵其禁忌以靜默自處其修嚴  
如此明年春二月遘疾考卒瘞氏寓館春秋八十有  
四資德扶柩歸葬真定縣西三里安上原之新任夫  
人馬氏祔焉夫人由棗強腴族性貞烈主內務殊健  
生平樂於爲善至絕葷酒不御每晨興炷香禱曰願  
聖人壽壽天下安妾家亦沾餘佑又月具饌食囚繫爲  
常初資德爲郡決曹歲壬寅有盜劫臨城石帥家以  
疑得免劉等十餘人繫之皆誣服上官趣論報夫人  
訪聞里間有稱其寃者歸語資德曰捶楚下何求而  
不得汝當盡心詳審恐及無辜資德亦方以賊驗未  
白致詰及承教仍文移緩其事尋果獲真盜自是資

德於獄情愈恤慎後復全活張紇堯等十餘輩由是而觀昔雋京兆母聞不疑於囚徒多所平反即言笑異常不然慘而不食以夫人教戒方之賢於人遠甚又近舍有賣餅翁媪併亡喪不克舉夫人鬻粧奩中物掩瘞迄成禮非出天性能然邪中統甲子歲正月十二日以疾化於私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子男一即資德公女一適尚書許公孫五人曰思仁謹愿克家次思義資溫雅有幹局材宜嘉議大夫諸路人匠府總管次思忠性果達少中大夫同知真定路總管府事次思禮思敬重孫二女孫二竊嘗論古之人因陰積而獲顯報由仕宦而位公卿者多矣然非濟以材德則卿相之任有不克負荷者今郝氏連世孝

友純善罔侈厥報委積流行介祉於資德公公廼傳德襲訓自微而著莫不材稱故能依光藉潤遂貳台輔是皆祖宗載基載播于前而公以材德肯搆肯獲充大光揚于後故也今復援賜鼎歌鐘之例載德象容刻銘樂石垂示無忘可謂適追先業濟其世美者矣其詩曰

商啓期封

肇迹太原

因鄉定氏

郝姓乃蕃

晏相遷將

寔為裔孫

逮晉中圯

族系枝分

散處朔南

異宗同源

慶俊相唐

立朝直聞

義形干主

忠烈名存

維德繼顯

乃理之備

暨暨司法

奮跡益津

平讞庶獄

廷無冤民

毅然就列

償彼祗勤

於赫鈐轄

職司徼巡

駕梁桑乾

萬石鱗鱗

神工雲儻

增秩疇勛

敦武趨父

奉母南奔

中涂阨阻

孝義兩伸

施於閨壺

德馨悅帑

三世一致

封培善根

宜達而窒

歸成後入

篤生賢孝

復出人群

持衡機務

叶贊經綸

華軒駟馬

乃大于門

不有其美

推功本元

爰求我銘

載苾其芬

我觀資德

才全德洵

仁以濟物

謙以持身

須彼陰積

蔚為名臣

隆隆新丘

萬象傍隣

表列華柱

石卧蒼麟

神維顯思

孰知蒿蓐

匪義奚立

非孝無親

移忠于上

蚤裕後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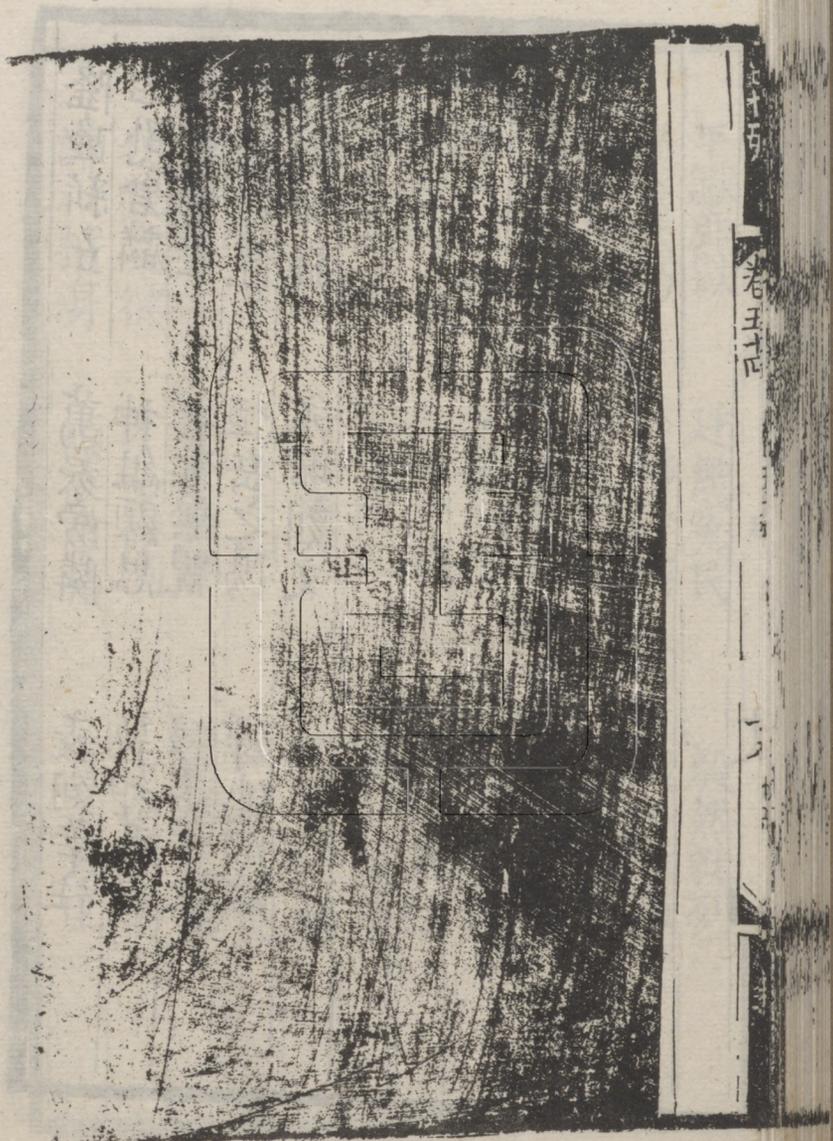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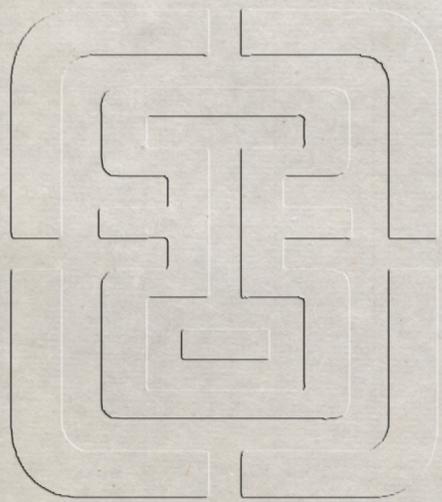
恒岳之陽

澤池滌淪

淵峙無極

永昭刻文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四



卷五十七

五十七

